

儀

禮

精

義

禮儀禮二書並出於周公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末
易曉本實難明是以爲儀禮注疏者漢之後鄭齊
之黃慶隆之李孟悲唐之賈公彥數人而已夫以昌
黎子之賢尚苦此經難讀而悵不及其時進退揖
讓于其間矧後之學者病其煩碎往往東之高閣吾
同輩友黃綺霞四兄切劘諸經無不淹貫于刊五經
羣義外次及周禮亦已家絃而戶誦矣復念儀禮與
周禮其源本一迺薈萃眾論採擇名言文從其簡義
美其益于陳編故紙之中發爲奇光異采取而讀之

是誠後學之津梁也或謂儀禮一經吉凶軍賓嘉五
禮除軍禮不詳餘則蔚然如見三代儀度非帖括家
所能抗論者信斯言也是相率而入于空疎無用之
學顧此十七篇其文重複鉤棘難于上口自張稷若
爲鄭注句讀王九溪爲分節句讀吾鄉吳中林先生
益爲章句學人始有可循然讀其書而能精其義者
蓋如綸霞則沉潛乎是禮細意斟酌博觀約取使學
者若相忘爲難讀之書于此而精求其底蘊發明乎
經義使有根據而藥其空疎厥功鉅矣抑讀是編者

粲然于諸家之辯說更進而求諸制禮之原衷諸確
當斯亦先河後海之旨將必以是編爲權輿也夫
嘉慶丁卯夏四月中浣錢塘年愚弟朱上林拜撰

儀禮精義目錄

士冠禮

士昏禮

士相見禮

鄉飲酒禮

鄉射禮

燕禮

大射儀

聘禮

禮記卷之八
公食大夫禮

覲禮

喪服

士喪禮

既夕

士虞禮

特牲饋食禮

少牢饋食禮

有司徹

儀禮精義

武林黃 淦緯文氏纂 同學諸子叅校

例言

儀禮十七篇。自冠昏至鄉射皆家禮。自燕至覲爲朝
廷禮。自喪服至有司徹則喪禮祭禮。蓋朱子儀禮經
傳通解。義例裁定。非臆斷也。

總論

鄭康成謂周禮爲本。儀禮爲末。而賈公彥謂儀禮爲
本周禮爲末。朱子云。周禮一書。固爲禮之綱紀。至其

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是解儀禮之義
日鈔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儀賅經曲言故名儀禮。彙參

儀禮有吉凶賓嘉而軍禮獨闕參君卿大夫而士禮較詳讀者不能無疑。彙參

冠禮拜母而遺父昏禮先婦而略祖則儀禮之散佚者多也。馬駟

聖人爲男女之節弱而後冠非美其容也責之成焉壯而後昏非足其欲也責之代焉。羅願

儀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六禮修之司徒以節民性爲士大夫日用所不可闕者具在是矣。所亡惟軍禮耳。然嘗思孔子自謂未學軍旅而周禮夏官之職亦多闕文。隋志言河間獻王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三篇無敢傳之者。豈以其書禁祕非儒者所素習故不傳于後歟。要不足爲是經累也。盛肅三

儀禮名爲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旣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之下篇也。熊朋來

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

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略見于喪大記之首章。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語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此以朋來

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且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王通

自天子至士皆有冠禮。而大夫獨無焉。鄉飲酒之禮有黨正以正齒位。而今獨不載焉。賓禮之別有八燕

禮之等有四。冠昏之篇。皆冠以士。大射之禮。獨名曰儀。朝遇之禮。不錄。而獨有覲禮。其他禮食不載。而獨有公食大夫禮。正不獨五禮中之闕軍禮。爲可疑也。
魏了翁

儀禮詳處太瑣。如祭醴。給扱一祭。又扱再祭。執皮內文兼執足。三分庭。一在南。鄉飲。工左。荷瑟。後首。挈越內。莖牲體。肩臂脊脇肫。略一骨二骨之類。何其瑣也。及其行禮大節目。如冠于廟。而竟不及其祖禰。既冠見母。見君。見鄉里親戚士大夫。而竟不及其父昏禮。

自壻迎婦降西階。以至入室。同牢燭出。燕息而竟。不言。夫婦拜。至明日。新婦見舅姑饋食。醴饗而竟。不及夫壻。此類又何略也。邦敏

儀禮雖不及天子之禮。而時或雜越。以大夫亂諸侯。諸侯亂天子。往往有之。如燕禮稱君爲公。是諸侯之禮也。諸侯稱公。已爲僭矣。而其臣又有稱諸公。位在卿大夫上者。惟天子有三公。諸侯之臣。貴無加于卿。而稱公。是亂天子也。鄭元謂爲大國之孤。四命。此周禮典命之說。周禮亦共古也。稽古以孟子爲正。孟子

言五等六等之班。得何嘗諸侯有臣稱公。大國卿士。有孤稱諸公者乎。鄉射禮諸公席三重。大夫席再重。按尚書顧命王席亦三重。周禮司几筵職亦云王席三重。而禮運曰王席五重。諸侯席三重。今云諸公席三重。大夫再重。亦亂也。周禮天子射三侯。九節。諸侯七節。大射禮諸侯也。而侯道九十弓。是亂天子也。惟天子之事稱大。與諸侯射則用大侯。稱大射。諸侯與其臣射用大侯。稱大射。亦亂也。說者謂士冠士昏士喪皆士禮。然冠用爵弁。昏乘墨車。遣馬有繁纓。遣奠

用五鼎。寧非僭歟。周衰禮廢。諸侯強大。大夫士無等。作者承襲其說。非盡先聖之舊也。郝敬

儀禮有不可用于今日者。如士冠。不論有爵無爵。輒用命服。今可乎。士親迎。乘大夫車馬。今可乎。女子既許嫁。笄矣。出教于宗室。三月。今可乎。納采。使者至門外。主人迎。拜不答。入拜。又不答。今可乎。主人迎賓。門外先入。及階。又先升。今可乎。主人門外送賓。再拜。賓送去。不顧。今可乎。男女相拜。男拜。手伏地。女子直立。肅拜。今可乎。士相見。賓五請。始得主人一出。又不升。

堂止于大門內一拜。今可乎。臣侍食于君。不待君命。先飯。徧嘗飲食。今可乎。侍食于先生。異爵者先飯。而後已。今可乎。盛服行禮。忽爾袒衣。旋襲。又袒。又襲。如是數十次不已。今可乎。尊俎爵。篚供饌之具。不設几案。錯諸地。今可乎。食飯不用箸。以手。今可乎。書必刀。文必篆。冊必竹簡木板。今可乎。人死三日。然後殯斂。今可乎。明器苞箝等無用之物。併納諸壙中。今可乎。凡送幣獻酬之類。賓主不同拜。送者立。俟受者拜。而受者又立。俟送者答拜。雖君臣父子皆然。今可乎。賓

醉主人不親舉爵。主人自酌以飲。今可乎。食不設主。席主人亦不陪食。今可乎。孫爲祖尸。父拜其子。明日償尸。則子爲父客。受其獻酬。今可乎。舅下堂。親洗爵獻新婦。今可乎。婦翁出門再拜送新婿。今可乎。子冠懷脯見母。母再拜受。今可乎。父母爲子喪三年。父在母喪與妻同服。庶子後父爲其母總服。今可乎。其他大事朝聘祭享小事拜起坐立難通行者不可盡舉。必欲一一可信可傳使人必從。雖聖人復起能乎。郝敬

周禮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禮爲上。儀禮爲末。則輕者在先。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孔穎達

周禮言周不言儀。儀禮言儀不言周。既同是周公攝政六年所制。題號不同者。周禮取別。夏殷故言周。儀禮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故冠禮有醮用酒。燕禮云諸公士喪禮云商祝夏祝。是兼夏殷。故不言周。又周禮是統心。儀禮是履踐。外內相因。首尾是一。故周禮已言周。儀禮不須言周。周可知矣。賈公彥

冠昏相見三篇。皆士禮也。鄉飲鄉射二篇。大夫禮也。燕射聘覲公食大夫五篇。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少牢饋食有司。徹二篇。皆諸侯之卿大夫祭禮。喪服一篇。則通言上下之制。何喬新

逸禮三十九。其篇名頗見于他書。若學禮見賈誼傳。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註。朝貢禮見聘禮註。朝事儀見覲禮註。禘嘗禮見射人疏。中霽禮見月令註。及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註。古大明堂禮

昭穆篇見蔡邕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志。又有奔喪
投壺遷廟。魯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
戴記及管子。王應麟

儀禮言士禮特詳。其于大夫則但見其祭禮耳。而其
昏禮喪禮則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
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
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
于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
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焉。是亦其亡逸

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嘗言禮之所可推者而知之也。而況其間又有不盡然者乎。故繼公

儀禮無朝遇會同郊祀大饗帝大喪等篇。蓋皆亡逸。況軍禮無存。非關細故。此豈散軼已在。夫子正禮之前哉。是以當時吉禮之失。如魯君之郊。僭天子之禮。孟獻子之禘。七月而爲之。夏父弗綦躋僖公而逆祀。三桓大夫立公廟于私家。魯仲鏤盥朱紘。晏平仲豚肩不揜豆。至於太廟說笏。與燔柴于奧。諸侯宮縣而祭。以白牡之類。是也。凶禮之失。如伯魚喪出母期而

猶哭。子路姊喪。過而弗除。子上母死而不喪。成人兄死而不爲衰。有爲慈母練冠。爲妾齊衰者。有居喪沐浴佩玉。與浴於爨室者。有朝祥而莫歌。與旣祥而絲屨組纓者。以至小斂而奠於西方。旣祖而反柩受弔。有以大夫而遣車一乘。有葬其夫人而醴醢百甕之類是也。賓禮之失。如天子下堂而見諸侯。諸侯朝覲而私覲主國。王臣以私好而朝諸侯者有焉。諸侯以強大而盟天子之三公者有焉。庭燎之百。侯國用之。繡黼丹朱中衣。大夫用之者。又有焉。嘉禮之失。如魯

昭公娶于吳。則不告天子。魯哀公爲重。肆夏以饗。賓天子以喪。賓燕者有之。夫人出境而饗。諸侯者有之。大夫反坫。與不識。殺烝者。又有之。軍禮之失。如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魯莊公及宋戰。以失御而敗。戰而復矢。始于升陘。敗而墜弔。始于臺鮒。以至蒐田。不時。邱甲始作之類是也。使禮經舊典。具存于當時。則五禮之失。豈至如是之甚哉。注克寬

十七篇不言天子諸侯禮。鄭康成因冠昏喪。虞禮皆稱士。遂謂禮獨士存。拘也。士先四民。禮義由士出。故

言禮繫之士公卿大夫皆士之仕者上而諸侯又上而天子可引而伸矣故夫特牲不言士少牢不言大夫士用特牲而不止士也大夫用少牢而不止大夫也但舉隆殺爲例耳郝敬

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亡孔子能說夏殷禮而杞宋無徵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卽歎爲周禮在魯夫易象何與於禮祇春秋記事多案典制爲是非而卽以爲一代之禮盡在於是然則周禮之亡也久矣是以孟子在滕其國不知有三年之喪而至於棺槨衣衾

厚薄何等。卽門人如充虞樂正子輩亦不能爲之解也。
毛奇齡

東哲補南陔諸詩。白居易補湯征。皆見非于君子者。詩書經也。經出于聖人所刪。補之僭也。劉原父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傳也。傳出于周末。漢初諸儒所作。故可補。且朱子嘗補格物致知之傳矣。今與曾子之傳並列于學宮。未有非之者。苟以補傳爲不韙。則朱子豈爲之哉。
何喬新

儀禮諸篇之記。有特爲一條而發者。如士冠記云始

冠緇布冠之類是也。有兼爲兩條而發者。如聘記云。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是也。亦有兼爲數條而發者。如冠記云。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醴于客位。加有成也。云云之類是也。亦有于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如鄉射記言君射之禮。士冠記言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上昏記言婿見妻父之類是也。故禮公

今人用字尚象。古人用字尚音。然文字以義埋爲主。如角柶之柶爲匙也。賓厭介之厭爲壓也。孝子圭爲之圭爲錫也。苴荊茅之苴爲藉也。一溢米之溢爲搯

也。栗階之栗爲歷也。閭中之閭爲驢也。錫衣之錫爲
緡也。交錯以辯之辯爲徧也。醕爵之醕爲肩也。綏祭
之綏爲墜也。面枋之枋爲柄也。若此類響切而意合。
故古人隨宜用之。若夫緡布冠缺項之缺以爲頰也。
騰羞之騰以爲脰也。媵爵之媵以爲騰也。握手牢中
之牢以爲樓也。幘目之幘以爲縈也。醕爵之醕以爲
演也。純衣之純以爲緡也。崇酒之崇以爲充也。旅酬
之酬以爲周也。參侯之參以爲慘也。錫衣之變而爲
淺鬻也。芋之變而爲全蒞也。若斯之類。牽強附會。不

可從也。鄭之訓。詰多此類。俗儒不察。轉相師承。其誤可勝窮乎。郝敬

士冠禮

屬嘉禮

古者男子二十而冠。四十始仕。故冠以士稱。如記云。天子之元子猶士。則自元子以下。凡學士皆同此禮。
吳廷華

筮日不筮月。豈必泥小正。綏多士。女之時。于廟不于堂。可以通大易幽贊神明之說。
葉參

筮日不于廟中。而于廟門者。廟禰所獨門。神所共也。
吳廷華

廟必于禰。辟人君之處。祧服不言裳。從韋鞞。
也。韋鞞。朝服也。朝服。

謂鞞祭之用素。一說朝服制同元端。其不言裳與屨。服謂蔽之。用素。一說朝服制同元端。其不言裳與屨。卽下云元裳黑屨是也。彙參

主人冠者之父兄也。觀其元冠朝服。是仕于諸侯之士。若天子之士則朝服皮弁素積。馬朝

冠時主人服元端。爵鞞而筮日服朝服者尊著也。特牲少牢筮日與祭同服者著龜不可爲于先祖也。賈公彥

著藏于鞞。筮人執之。卦記于版。卦者書之。旅占卽洪範所謂三人占也。若不吉則筮遠日。卽曲禮所記吉

事先近日也。吳廷華

冠筮賓。以爲成人式也。鄉飲賓必謀于先生。不筮者從人望也。特牲少牢不筮賓者。祭重在尸賓。直助經而已。

衆賓但戒而不筮不宿。加冠之賓則既戒又筮之宿之。并宿贊冠者一人重其事也。吳廷華

宿之爲言速也。速之使來也。不曰速而曰宿者。事在異日也。又宿廟也。進也。蓋肅之使進。以致其速也。祭

數繼公

宿賓有二。先使擯者傳辭。後復親致其辭。古人之重冠事如此。吳廷華

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馬駟

為期定冠時也。于廟門外者。在寢則喪入廟則濟也。吳廷華

宰。有司之長。宗人有司中主禮者。擯亦擇有司中之知禮者為之。在主人曰擯。在賓曰介。總名曰贊。皆佐禮之稱。馬駟

凡設洗必有罍有料罍以承水盥手洗爵皆以一人
用料挹罍中之水以沃之下有器承此漉水曰洗經
不言者文不具也。馬駟

容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

散。馬駟

冠禮三加備三代之制始加緇布冠元端元裳夏尚
忠也。再加皮弁服素積素鞞商尚質也。三加爵弁服
纁裳韎韐周尚文也。邦教

諸侯三門庫廡路庫爲大門廟在應門外之東入門

曲而東。東有閤門。又曲而北。有都宮門。乃至祖廟門。所謂每門每曲揖也。朱子

升階主尊則主先升。賓尊則賓先升。敵則主升一等。導賓。凡賓之道難進也。馬朝

冠子非爲賓客故無拜至之文。醯子有何酢酬。但主盡爵之飲。彙叅

加冠之筵。東序西面。醴子之筵。戶西南面。賈公彥

緇布冠有安髮之筭。皮弁爵弁有固冠之筭。緇布冠不言設筭者。恐與皮弁爵弁相亂也。緇布冠言設纒。

而不言設筵。皮弁爵弁言設筵而不言設纒。互見爲義。明皆有也。馬駟

三裳可隨用。何必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之別。三加乃彌尊。故有賓降一等。賓降二等。賓降三等之分。黃參

始加云進容。乃祝言賓自正其身容。示冠者以觀法。再加云容見冠者。知棄其幼志。克自束于禮儀。父不可行揖拜之禮。故賓揖冠者。就筵。父不可行薦羞之禮。故贊冠者薦脯醢。黃參

冠禮冠者啐醴于筵末。示人以成人之禮也。昏禮賓啐酒于西階上。不敢以賓禮自居也。吳廷華

冠禮子見母。母拜受脯。脯從尊者處來。拜脯非拜子也。特牲饋食禮。主人拜受爵。蓋餽鬼神之餘。拜葢亦非拜子也。參盛庸三乘說甫說

不見賓者。賓既禮之。已交拜矣。是亦見也。不見父者。以父爲冠主故耳。盛庸三

士冠得奠贄見于君。士之嫡子繼父者也。若庶子不得見君。左傳昭公四年。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叔孫

而逐之是也。顧炎武

牲煮于鑊曰烹。在鼎曰升。在俎曰載。鄭康成

孟子云。大夫之冠。父命之。而士冠禮無父命文。意父假于賓之冠。辭醴辭字辭以命子歟。抑別有其辭。而今闕歟。葉參

冠禮字辭云。伯仲配某甫言。禮記五十以伯仲。直呼伯仲也。或又謂五十爲大夫。去某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然仲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亦以字爲重。王應麟

履夏葛冬皮。惟其時也。元端黑履。素積白履。爵弁纁履。惟其稱也。彙參

古者五十后爵。謂殷以前耳。非周初也。喪服。殤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此周公之書也。身爲大夫。其兄乃有未冠而殤者。則年未二十而爲大夫者有矣。如謂試爲大夫而仍行士禮。則爲昆弟之長殤。當服大功。不得降而爲小功也。降而爲小功。則已爵也。又按大夫以上。本無冠禮。而玉藻記天子諸侯始冠之冠。家語記成王冠頌。及公侯冠禮。左傳載魯襄公

冠事國語載趙文子冠事。然則諸侯冠禮始于夏末。天子冠禮始于周初。大夫冠禮其始于周之季世乎。孔穎達謂此記直云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冠禮由來已久。但無文以明之。此臆說也。家語言天子冠禮而直以成王之事實之。且曰此周公之制也。足徵其所自起矣。惟其先有諸侯冠禮而後有天子冠禮。故大戴禮公冠篇公冠今本作公符云天子儼焉也。盛庸三

按大小戴記家語左傳國語及士冠禮之記。所論天

子諸侯大夫冠禮之有無。何其殊也。有謂天子諸侯
卽位已冠。無冠禮者。冠頌云。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
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又云。
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是也。
有謂天子之元子。諸侯之世子。其冠與士禮同者。冠
頌云。邾隱公旣卽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于
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雖天子之元子。猶士
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此記亦云。天子之元子。猶
士是也。有謂諸侯大夫因喪而冠。後不改冠者。曾子

問云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于太廟。歸設奠服。服于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是也。有謂諸侯大夫年未五十猶服士服。行士禮。至五十乃命。所以無冠禮者。此記與郊特牲所云是也。此皆論其無者之據也。言天子冠者。冠頌記冠成王之頌。公冠云天子儼焉。五藻記天子之冠是也。言諸侯王太子庶子之冠與士異者。冠頌記公冠則以卿爲賓。至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等儀節。又云王太子庶子之冠儼焉。公冠篇略同。及左傳季武子之說。玉藻記諸侯之冠是也。言

大夫冠者國語云晉趙文子冠是也。此則論其有者也。然其說雖異亦各有指焉。未可是彼而非此也。夏以前諸侯無冠禮。周以前天子無冠禮。春秋以前大夫無冠禮。凡言無者皆推本古義以見世代之升降。而其中有二說焉。卽位已冠爲繼世者言之也。五十乃命爲崛起者言之也。至于除喪不改冠者爲其先已冠訖。特與吉冠不同耳。今亦略見于雜記。記云既冠于次

人哭踊三

者三乃出 葬無其禮也。執一說而盡廢其餘。豈通論哉。

盛庸三

士昏禮

屬嘉禮

據曲禮三十而娶。則猶未仕也。故昏禮以士稱。鄭康成

昏禮納采也。

擇也。

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雁。蓋雁之爲

物。木落南翔。水泮北往。以其順陰陽往來之義也。惟

爲徵不用雁。以其自有幣帛可執也。自納采至請期

五者皆用昕詩所謂旭日始旦是也。娶必以昏者。陽

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故曰昏。女因之而來。故曰

姻也。參鄭康成賈公彥說

同姓異氏如魯之孟季。宋之華向。異姓同氏如宋孔氏爲子姓。衛孔氏爲姞姓。晉欒氏爲姬姓。齊欒氏爲姜姓。故鄭樵曰。氏同姓不同者。昏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昏姻不可通。參鄭康成賈公彥說

下達。疏以男父先遣媒氏通辭。男爲上。女爲下。取陽倡陰和。義陸佃謂自天子下達。士庶。朱子言士庶皆得用雁。亦攝盛之意。蓋旣許攝盛。雖庶人不用匹。昏禮費不用死。不得不越俎而用雁耳。彙參

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筵于禰廟之戶。西几。神所

憑也。人道上東而左，几神道上西而右，几。吳廷華

當阿致命，所謂媒妁之言也。彙參

注謂女不以名行，問名者如伯姬、叔姬之類，故下記
易名為氏，不知問名，問女之名也。記云誰氏者，措詞
之體也。周官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名，此為
萬民之列立制也。曲禮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
婦，則婦人稱名，蓋亦常耳。如左傳秦女簡璧，宋芮司徒
女棄，皆是。

舉者食時所先舉也。肺者氣之主，脊者體之正，食則

祭之飯必舉之貴之也。

馬駟

特豚合升。取其配也。魚十有四。取其耦也。腊一肫。取其全也。鄭康成

墨車二乘。皆大夫之制。士用之者。攝盛也。

馬駟

賓奠雁。拜。主人不答者。明主爲授女。亦以伸女父之會也。主人不降送者。以有婦。旣從之。禮不參也。馬駟

桓三年穀梁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則

母似得下堂者。然彼諸侯禮。與此士禮異。故士昏禮云。父母不降送也。賈公彥

布同牢之席。則夫西婦東。以西則當奧爲尊也。布臥席。則夫東婦西。從男女之正位也。

昏禮爾黍而不及稷。黍爲食主也。少牢爾黍。大夫祭禮則食以黍也。特牲并爾黍稷。士祭禮異于大夫也。士虞爾黍不及稷。喪祭略也。

末冠笄之纓。佩容臭以事父母。已許嫁之纓。同綦屨。以事舅姑。蓋纓以示繫屬之意。至嫁而夫說之。非一說而不復用也。彙參

婦初見舅姑。首去次。不服純衣。纁初降如姆服。宵衣。

示執役卑賤也。郝敬

婦見舅並用棗栗見姑惟用服脩得輕重之差。媵餒
舅餘御餒姑餘有交錯之義。參鄭康成賈公彥說

醴賓賓自取脯授人者。尊主人之賜將歸執以反命
也。醴婦婦親取脯授人者。敬舅姑之賜且榮得禮也。

馬駟

婦盥饋特豚合升而云側載者。周人尚右。右胖載之

舅俎。左胖載之。姑俎也。吳廷華

婦不敢餒舅餘以舅尊嫌相褻也。而舅辭易澆者不

必其不餽已饌也。而婦不對者，不敢與尊者爲禮也。
餽，姑餘禮也。亦若從舅命然。盛庸三

內則子婦佐餽。既食，恒餽，其常也。此辭者，未入室，使
代尚行賓禮故也。吳廷華

饋以成昏之終，明其既爲婦也。饗以成婦之始，明其
將爲代也。郭敬

饗婦而不燕者，饗尊嚴，燕欸洽。婦始至，當示以尊卑
之體也。盛庸三

奠菜，殺于正祭。此所謂廟見也。婦人必舅姑受之室。

使代已而後主祭祀。舅姑在則降阼階時已受之。舅姑與祭可矣。若舅姑沒則無所受矣。故于時之先。行廟見之禮。以明其職之有所自受。然後可以助祭也。必三月者。時祭無過三月。故以久者言之。若昏期近于時祭。則不必三月矣。吳廷華

舅姑別席異面象生時婦見之禮也。姑席無几。統于尊也。

馬駟

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則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當如常禮也。馬

期

腊必用鮮。取夫婦自新之義。魚用鮒。取夫婦相依附也。必殺全。取全節無虧也。賈公彥

祖廟未毀而教于公宮。統于祖也。已毀而教于宗室。統于宗也。敖繼公

昏姻者人道之始。故子將親迎。父醮之。女將嫁。父醴之。

女降自西階。至入寢門。亦升自西階。從夫之義也。去不辭者。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相離也。父母在有。

歸寧之道。不忍辭也。戒不諾者。父醮子命之。迎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承之也。婦人未知其果能孝。舅姑事夫。子和室人否。故不敢諾也。

據孟子。女子之嫁。母命之。而昏禮有父命。孟子言。母送之門。而昏禮言。母戒諸西階上。不降。惟庶母及門內。施鞶。豈禮至後世而變歟。敖繼公

君子之祭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醮子曰。承我宗事。詩有采芣采蘋。皆以承先祖共祭祀爲不

失職

呂大臨

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醮子曰勛帥以敬。父母之送女曰勉之敬之。夫婦之道盡于此矣。貞德秀

庶人納徵用緇幣。士大夫用元纁。諸侯則加大璋。天子則加穀圭。此禮之差等也。士大夫之親迎所用車服謂之攝盛。上乘大夫之墨車。大夫乘卿之夏綬。卿乘孤之夏篆。士服爵弁纁裳。卿大夫皆服元冕。自孤以上各用本等車服。不攝盛也。凡嫁者之車。王后以重翟。三夫人與上公夫人用厭翟。侯伯子男夫人用

翟車。九嬪與孤妻用夏篆。世婦與卿大夫妻用夏纁。女御與士妻用墨車。其娣媵各依次下一等。嫁者之服。王后與上公夫人同用禕衣。侯伯夫人用榆翟。三夫人與子男夫人用闕翟。九嬪與孤妻用鞠衣。世婦與卿大夫妻用展衣。女御與士妻用緣衣。若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凡娶之道。諸侯不內娶。大夫不外娶。士則內外皆可娶。蓋諸侯不臣妻之父母。故不娶于本國。卿大夫不得外交。故不娶于他國。士卑無權。雖外娶無嫌也。凡天子娶于諸侯。

使同姓諸侯爲媒。迎后則使卿往而以公監之。諸侯則親迎。或迎之于其國。或迎之于境上。或迎之于所館。諸侯以下皆親迎于其家。夏后氏迎于庭。殷人迎于堂。周人迎于戶。送女之禮。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嫁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嫁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諸侯以下各遣有司送之。成婚之後。自大夫以上則有反馬之禮。嫁時畱其車馬。示不敢安。及三月廟見。使人反馬。蓋畱車者妻之道。反馬者

信廉米身

圻之義也

周世樽

士相見禮 屬賓禮

古者以贄相見。凡公卿大夫士庶人。于本國異國之君若友。初見時擊雖不同。其禮則一。曰士相見者。以經首擊用雉為士。故以士冠之。葉參

士摯用雉。緣耿介以取義。佗雉曰屠。因冬夏而異名。葉參

賓以禮見主人。故主云不足以習禮。主人以禮示賓。故賓曰不足以踐禮。

士大夫相見以雁。取有行列而知時。士大夫相見以

羔取其引羣而不亂。吳廷華

君升自阼階。賓及主人升自西階。燕禮也。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燕見也。彙參

安而後傳言。與曲禮安定辭。易大傳君子易其心而後語同意。彙參

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故視面。凡視下於帶。則憂。故視抱。彙參

天子視不上於祫。則不得綏視。諸侯綏視。則不得衡視。蓋以是爲敬也。父之尊與君等。然其視之也。時而

上於給時而綏視時而衡視各惟其宜無不可者是之謂遊目以主於愛故也但雖遊目而亦上不過面下不過帶則是至愛之中仍有至愆者存也

立則視足以伺其行由立始也坐則視膝以伺其起起由坐始也參鄭康成賈公彥說

運筭還屨足參儀禮之遺問夜膳輦可補少儀之闕

大夫無境外之交曰非以君命使者謂非行聘禮而以他事奉使鄰國如春秋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

儀禮精義

士相見禮

田歸于齊之類。桑婁市

交際之道。情也有分焉。情不洽則睽。分不嚴則褻。褻之害甚于睽。其端兆于士林。而其禍延于公卿大夫之際。傾險者啟釁于睚眦。卑瑣者失身于闖茸。先王防其微。必自土相見始。是故將之以贊。先之以介紹。五請後許。一見輒退。所以難其合也。合之也難。則其交始必不濫。終不易離。然猶慮其尊嚴而未足以達賓主之情也。故爲之燕以伸其款曲焉。燕不于始人。而于反見者。謂不可以下盛禮也。云爾。盛庸三

鄉飲酒禮

屬嘉禮

賓興之飲。以三年而行于鄉庠。習射之飲。以春秋而行于州序。正齒位之飲。以蜡祭而行于黨庠。儀禮鄉飲。是鄉大夫賓賢能禮。而州長飲酒于序。亦用之。惟無正齒位之文。故與黨正之飲迥異。參注疏

賓介皆賢。其判甚微。故須謀。鄉先生則知之有素也。不言衆賓者。以致于平日。不待謀也。此見古人取士之慎。吳廷華

冠禮主賓敵體。又使加冠于子。故主先拜賓。鄉飲禮

主是鄉大夫。賓是鄉人。又將貢已。故賓先拜主。買公

不敢煩賓至而使久俟。故以奠定爲速賓之限。買公

推手曰揖。引手曰厭。鄭康成

事。同曰讓。故升階之讓。已欲升而讓彼先升。事異曰

辭。故降洗之辭。已則降而辭彼勿降。參鄭康成

獻者禮之施。酢者禮之報。酬者禮之成。獻酢以爵。酬

用解者。爵以明敬。解以爲勸也。參陳祥道

介不告旨。主人亦拜崇酒者。介不敢同于賓。而主人敬之。則不敢甚異。丁賓也。主人不酬介者。獻賓之禮。既成。則介宜從殺也。

升歌者。堂上之人。磬也。堂下則尊者。以管。虞書下管。周官大司樂亦下管是也。舉者。以笙。鄉飲酒禮。鄉射禮。皆言笙入是也。燕禮亦言笙入者。燕爲諸侯之輕禮。故也。周官有笙師。又有磬師。鄉飲酒禮。不見擊磬之人。言磬南則可知矣。

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

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

鄭康成

子言闕睢之亂洋洋盈耳于朝則以燕聞之于鄉則以飲聞之

彙參

正獻主于行禮行禮則有節旅酬主于和樂和樂則易流立司正以董之則不至于流矣

張養浩

飲酒主于賓其次介故一人舉觶惟于賓至二人舉觶始兼及介雖有尊者不宜先之也鄉射禮舉觶于賓與大夫者以無介耳

鄉樂國風也。息司正禮輕。故惟用其正樂耳。教繼公

由獻賓至無算爵。酒無量也。賓出奏陔。主人拜送禮樂雍容不及亂也。黃參

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鷺夏。言以鐘鼓者。庭中先擊鐘。却擊鼓而奏此九夏也。天子九夏俱作。諸侯則不用王夏。得奏肆夏以下。大夫以下得奏陔夏。賈公彥

狗不在牢數。而燕與大射皆用之者。以燕射輕于饗食也。鄉飲不可有加于燕。鄉射不可有加于大射。故皆用狗。

旅酬之酬。義主于賓。故孤行一觶。而以周于賓黨。卽爲辯也。無算爵之酬。義主于賓主之交歡。故兼行二觶。必并及于主人之贊者。而後爲錯也。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也。

授主人爵者。以酒賓主共之。賓可自酌。酢主介下于賓。不敢自酌也。馬駟

禮敵者親授。卑者于尊則奠而不授。舉解者坐奠解于薦西。是以卑者自居也。若主人酬賓亦奠解。蓋禮之殺。其始獻賓。固親授矣。馬朝

介不得自實解。而司正得自實解者。介不鈔同于賓。而司正不妨同于主。以得專罰也。敖繼公

謂之尊者。方以禮樂教民。欲其遵法之也。馬朝

凡堂上行禮。皆立行不說屨。至安燕乃說屨升坐。屨賤不宜空陳于席側。故降堂下說之。著屨之法。坐左納右。坐右納左。今說之亦北鄉階。主人先坐左。賓先

坐右馬駟

咳之爲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咳爲節。明無失禮也。鄭康成

疏謂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此大夫禮宜鐘磬俱有。而惟有磬。縮前雷。賓賢能而用士禮也。不知只言磬者。以其爲縣之主。而居首也。縣若無鐘。則闕金聲。而音不具。且如咳。夏爲金奏之一。此經亦奏咳無鐘。則不成金奏矣。

正行飲酒歌。小雅燕則鄉樂。唯欲不歌鹿鳴魚麗。辟

國君也。買公產。

鄉射禮 屬嘉禮

此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周禮五州爲鄉。習射時鄉大夫或在焉。又鄉大夫既賓賢能。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亦用此禮。故名鄉射禮。參注疏

弦木爲弧。見于易繫。俟以明之。載于虞書。則射藝已見于黃帝堯舜之時。而其制度禮文。則大備于周也。
汪克寬

請賓以射事。不言拜辱者。爲習民以禮樂。不主爲賓。

己也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鄭康成

介以輔賓。射乃有賓無介者。主人既與賓耦。不可以更耦于介。若使賓黨之士。或主人之屬耦之。又非所以優介也。

古者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禮。尊于賓席之東。不下房戶間者。以射在序無室也。馬駟

文反正爲乏。正以受矢。乏以蔽矢。是相反也。鄭樵

主人待遵禮。皆下于賓。不以貴奪賢也。然遵有至有不至。故鄉飲酒禮略序于旅。酬飲畢後。以不至者言。

也。鄉射禮詳序于未作樂之前。以至者言也。郝敬

燕禮與鄉飲作樂皆有四節。若鄉射止合鄉樂。不歌。不笙。不間。大射止歌。鹿鳴。管新宮。志在于射。略于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召二南。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不笙亦獻笙者。合樂有笙。但不獨奏耳。參鄭康成鄉射說

燕禮主于盡歡。糾儀之意。略。故射在既旅之後。鄉射主于習禮。失度之防嚴。故射在未旅之先。葉參決以象骨為之。著于右。巨指以鈞。弦拾以韋為之。著

于左臂以遂弦。詩曰決拾既伏。鄉射曰袒決遂。大射曰設決。內則曰佩決捍。拾亦謂之遂。鄉射決遂是也。亦謂之捍。內則決捍是也。陳祥道

方持弦矢曰挾。挾之爲言夾也。夾于第二三指間也。若側持弓矢則曰執。馬朝

投壺禮因燕而爲之。再辭乃許。大射爲擇士。故不須云許。鄉射爲衆習禮。不專爲己。故卽爲二三子許。諾。賈公彥

搯插也。袂持也。射用四矢。插于帶間。手挾一以扣。

弦而射。此惟卿大夫則然。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馬駟

司射誘射。無所與揖讓。而先之以揖讓者。教人之道也。馬駟

司正以治禮名之。司馬以治兵名之。燕禮事也。射兵事也。方燕時名爲司正。及射時名爲司馬。各從其類也。方愨

司正爲司馬。遠辟君禮也。大射儀司馬二人。司正如故。敖繼公

自揖進以及當階及階之揖。所謂堂下三揖也。自升堂以及當物及物之揖。所謂堂上三揖也。

衆之所在。非威不足以制之。故古者闔胥于鄉。小胥于學。有饋撻。司市于市有扑罰。司徒于誓田亦有扑。禮稱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則射之有扑宜矣。陳祥道

射耦二人。故行則言左言並。升則言先言從。若誘射只一人而已。

獲謂唱獲者。矢中之曰射。無射獲。戒其傷人也。矢從旁過之曰獵。無獵獲。戒其驚人也。郝敬云。無射獲。射

無計獲也。善射者正己無爭勝之心。則發必中。度無
獵獲。獵猶爭也。不由拾發。獵次爭勝。射者所戒。蓋初
射誘習。不釋算計獲。故以此曉之。馬朝

誘射之射。教弟子以射儀耳。未主于中。故不去旌。三
耦之射。學司射之射儀耳。未主于勝負。故未釋獲。
升而去扑。所以敬尊也。降而摺扑。所以威重也。
射未必皆中。必備八算者。不敢期人之不中也。
按算獲之法。概左右三耦。通計勝負。左右非一人而
中有多寡。或全中。或全不中。不中者得隱庇。而多中

者蒙枉罰。何以別乎。據罰解勝者與不勝者升。是以各耦爲勝負也。逐耦而算何至十純。豈算獲則併三耦而飲不勝仍分各耦歟。郝敬

獲與釋獲者分卑而獻薦之禮均。蓋射以侯爲主。以中爲賢。獲者司侯。釋獲者司中。敬其事因重其人也。然必待再射畢而後獻之者。與獻工于歌後獻笙于笙後同意。叅郝敬

獲者舉旌以表中否。釋獲者釋算以識中否。弟子設豐洗解以別中否。古人立法精詳如此。叅

耦不親酌。下無能也。酌者不授。略之也。飲。禪不祭。不拜。以受罰。不備禮也。馬駟

賓主人大夫不勝。其耦不升尊之也。適西階上立飲。自卑也。卽揖讓之意也。彙參

卷俎以歸于賓館者。禮之重者也。飲射禮輕。故以俎出授其從者而已。

按喪服。公士爲公卿。此注以爲在官之士。但飲射皆處士爲賓。大夫未嘗不與。不聞舍處士而別以公士爲賓者。此記與經文不符。注爲之解曰。不敢使鄉人

加尊于大夫。據經大夫如介禮則鄉人何嘗不加尊于大夫。且卽云鄉人不可加尊于大夫。公士獨可加尊于大夫乎。此當別爲一禮。非鄉飲酒及鄉射正禮也。吳廷華

虎熊豹皆獸之極猛者。春秋書多麋害稼之獸。取以爲侯。示驅猛除害之意。王應雷

梓人獸侯。乃息燕之侯。按燕禮如射則用鄉射之禮。故記此以見大夫鄉射則畫虎豹。士鄉射則畫鹿豕也。彙參

大射之侯用皮。王三等虎熊豹。諸侯二等熊豹。卿大夫用麋。所謂棲皮曰鵠是也。賓射之侯用布。畫以爲正。王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黃而元在外。諸侯三朱白蒼。大夫士二朱綠。所謂畫布曰正是也。燕射之侯以質。天子白質。諸侯赤質。大夫士質不采。皆畫獸以象正鵠是也。馬弼

州曰序。鄉曰堂。堂之庭深于序也。臣不習武事于君側。且大夫士家庭淺不能設侯。故射則于鄉州之堂序行之。彙參

主皮之皮。與皮侯之皮不同。蓋以中甲之革爲之。周官云射甲革。樂記云貫革。皆指此也。中甲之革。犀兕若牛之皮也。爲物堅厚。強者乃能貫之。故禮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故也。主皮之射。以又射與不射示榮辱。亦異于禮射者也。敖繼公

若飲君如燕則夾爵者。大射君飲射爵。賓先飲。乃飲。公又自飲。所謂夾爵也。或云大射先行燕禮。故以大射爲燕。謂如大射君飲射爵之禮也。吳廷華

郊特牲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大射儀曰公入

驚禮記言王之出于澤儀禮言公之入于澤則天子
澤宮西郊小學也諸侯澤宮郊之太學也諸侯燕射
在國中。大射在郊。陳祥道

燕禮 屬嘉禮

燕有四諸侯無事而燕一也。魯頌于胥樂兮是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燕之二也。記賓及庭而奏肆夏是也。卿大夫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牡勞使臣是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聘禮燕與時賜是也。賈公彥

有天子燕諸侯者。淇露詩是也。有燕羣臣者。鹿鳴詩及記云君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是也。有燕賓客者。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聘禮云

燕與羣俶獻無常數。大行人職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是也。有燕族人者。文王世子。公與族燕。則以齒是也。
呂大臨

于司儀見王所以燕諸侯者以齒。故曰王燕則諸侯毛。于膳夫見王所以爲燕者不自爲主。故曰王燕飲則爲獻主。于太僕見王所以燕者必于內朝。故曰王燕則太僕相其灋。于酒正見王所以燕賓者必有多寡之數。故曰王燕則共其計。于韞縷氏見王所以燕者必有樂。故曰掌四夷樂與其聲歌。祭祀則獻而歌。

之燕亦如之。然其牢禮之物。獻酬之數。衣服器皿之用。與夫樂舞節奏。皆不得而詳。則天子燕禮已亡。故也。

大行人職。上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此謂朝賓。若聘客。則燕與時。賜無數。饗享太牢。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其牲。狗行一獻。在寢。賈公彥

燕以飲爲主。食以食爲主。故燕禮有薦俎而無黍稷。食禮酒漿以漱而不獻。此燕食之別也。饗禮爵盈而不飲。則不卒爵矣。有體薦。則俎不折矣。几設不倚。則

無說樓升坐矣。此燕饗之別也。

呂大臨

國君無故不撤縣。此言樂人縣者爲燕新之也。吳廷

華

士冠禮云洗有篚在西。鄉飲酒禮云設篚于禁南。又云篚在洗西。皆所以奠爵與禘也。公與臣燕有篚而又有膳篚與聘賓燕有篚而無膳篚。惟兩君相見有反玷而不用篚。故管氏爲僭。東

按鄉飲射二篚。一在堂上一在堂下。獨燕禮二篚皆在堂下。臣行禮堂下取爵便也。馬

士旅食蓋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

馬駟

周禮無司宮。疑司尊彝之屬。尊于東楹之西者。惟君面尊也。一說天子有宮人。諸侯有司宮。天子有司几筵。諸侯有司宮筵。

彙參

食異國之臣則賓有加席。公食禮宰夫設筵加席几是也。燕異國之臣則公與賓皆無加席。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公專席而酢焉是也。惟燕己國之臣則賓無加席而公有加席。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是也。所以然者以食禮賓其聘使而燕則賓其上介上

介不可以同于聘使。故食有加席而燕無加席也。然燕雖無加席而異國之臣不可使同于己國之臣。故公降尊以就卑而皆無加席也。至己國之臣則宜屈于君矣。而重禮則亦有加席者。大射是也。若饗來朝之諸侯則主賓皆三重席。周官司几筵曰。諸侯酢席莞筵紛純。加緹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郊特牲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是也。以是推之。若饗異國之臣。席當如食。以饗重于食也。若饗食己國之臣。席當如大射。以饗食重于燕也。若食燕來朝之諸侯。

也。席當如饗蓋以兩君相見無所于降則亦無所于就

周官司士職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特揖者一一揖之以其等者王朝有中下大夫也。旅揖者衆揖之通上中下士而旁三揖不以其等也。此王日視治朝之禮也。禮器云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蓋諸侯臣少大夫與卿同特揖與王禮異也。燕禮及人射儀爾卿大夫皆旅揖士則不揖者燕在寢大射在射宮禮殺于治朝故也。

爾卿爾大夫。謂揖之使近也。大射言揖。燕言爾。相兼
乃備也。吳廷華

燕不必射而用射人者。以之爲擯相也。觀大射擯者
請賓鄉飲。相爲司正。燕皆以射人爲之。則可見矣。彙

賓入。公降揖之。公升席。乃以宰夫爲主人。君不敢以
已尊而略賓主之敬。臣不敢以爲賓而屈君之尊。故
燕禮之節禮之于賓主。義之于君臣。並行而不相悖。
呂大臨

晉昭公燕齊景公不言立主。季孫宿飲大夫。公父文伯飲敬叔亦不別立主。蓋凡體敵者皆不立獻主也。惟齊景公燕魯昭公使宰獻以其出奔卑之也。聘禮記云燕則宰夫獻。是燕外臣亦立主矣。

獻酢之禮。酬而後成。未酬賓而獻公者。尊公也。先獻賓而後獻公。燕禮主于賓也。成公意亦以尊公也。

更爵者不敢襲至尊也。既更君爵而仍酌君尊者以酢出于君也。參鄉康成楊氏說

王人受酢而自酢者不敢煩公也。賈公彥

凡卑者酬酒于臣禮則曰舉解于君禮則曰媵解敖繼公

舉解者舉之以屬其人卑者之辭也。媵爵者送之以聽其命。臣者之辭也。上章酬賓亦曰媵。因君禮而名之耳。舉解不請而媵爵則請。皆異于臣禮者也。

汪基曰。凡與君行禮拜于下正也。古者朝堂無階朝

不拜言拜下者或在寢或在廟或在客館及若臣爲

壇也。若遣使有賜命則臣下拜登受若臣爲

賓。諸侯見天子卿大夫從君則降再拜稽首而君辭

之。觀禮則擯者延之曰升燕禮則命小臣辭大射則

小臣正辭天子賜侯氏車服則太史辭于他國之

臣或降一乃升復再拜稽首謂之成拜階下雖已拜

等親辭之若未成然故復又有雖下而未拜聞君辭即升拜者

升拜以成之賓公卒解而賓下禮殺故也酬禮殺如

如燕禮公酬賓賓公卒解而賓下禮殺故也于正禮殺如

未拜小臣辭賓即升拜是也禮殺故也于正禮殺如

是者不曰成拜前實未拜也又有拜而不下者如燕

禮無算爵時受公賜爵者禮彌殺故也無算爵又

皆下席拜而不下堂拜禮彌殺故也無算爵又

有下拜而君辭既升不復成拜者如燕禮無算爵之

大夫皆降拜小臣雖所以正臣之禮也明雖醉不若

微不復升拜是也所以正臣之禮也失臣禮賓答

異邦之臣來聘或有拜而不下者如聘禮賓答

皆于堂主人禮未成故也亦有下而未拜聞君辭即

義豐青良

燕禮

三

升拜者公親辭故也。

如公食禮賓下公辭賓即升拜是也。

其他亦皆拜

于下。

如聘禮私覲拜送幣皆君辭而猶拜也。

敬君乃降一等辭。

等辭。

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

賓栗階升。

不拾級連步曰栗階。

或成拜或

不拜君命之成拜而後再拜稽首。

公食禮答拜至賓升不拜者自以堂

下已拜也而主君之意猶以為不成故命之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升更拜也。

主人下拜不辭大夫二人下拜不辭惟賓則辭盛意也。

也。棗案

公卒解賓下拜者以公尊不拜既爵賓若代為公拜也。

也。馬駟

采菽詩曰。邪幅在下。是先以邪幅纏足。而後納履。雖說屨未爲跣矣。然少儀云。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注云。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則是于燕宜跣矣。疑采菽所稱侯禮也。少儀所稱卿大夫之禮也。惟諸侯乃得邪幅而不跣。故詩歌之以爲榮。若卿大夫則不得耳。褚師聲子。韞而登席。乃爲君所怒也。

主道不可以不伸。故雖膳夫爲獻主。而公爲舉旅者。正獻則牙巖。酬則情洽也。吳廷華

公興以酬賓。公與賓爲禮之始也。賓媵解于公。賓與公爲禮之終也。故皆升成拜。餘則從殺。

賓主獻酬。不敢與君抗禮。但公旣酬賓。不可無以答

之。又不敢以大夫媵公之爵。酬公。故于旅酬之末。媵

公。因爲士舉旅也。不曰酬而曰媵。臣禮也。吳廷華

私之言屬也。春秋傳叔孫穆子曰。邾滕人之私也。我

列國也。何故視之。茅夷鴻告吳人曰。魯賦八百乘。君

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此可見矣。李心傳

行葦詩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春秋傳范獻子來聘。

公饗之。射者三耦。皆燕射也。參王肅李如圭說

饗食之主皆公自爲之。而燕則別立主者。伸公尊也。故饗食之賓皆賓自爲之。而燕則別立賓者。亦優賓也。蓋燕以序歡心。故正主與正賓皆不欲其僕僕爾。亟拜也。此燕禮之意也。使宰夫爲主人。而不以卿大夫者。以太尊則不便于獻。士庶子以下也。賓不以卿而以大夫者。大夫遠君不嫌于偏也。其不以士而必以大夫者。以士不得有席于堂故也。

鄉飲賓介立。司正于旅。始燕飲。卿大夫立。司正于樂

備後者君禮別于鄉也。吳廷華

古寢廟門外皆有爨。吉在東。凶在西。享于門外。盛其

禮也。馬駟

燕以序歡。所重在樂。故以樂納賓。用盛禮。周官大司樂曰。賓出入奏肆。夏以鐘。鋪播之。鼓磬應之。是矣。下管亦盛禮。書曰。下管鞀鼓。詩曰。磬管鏘鏘。嘒嘒管聲。記曰。下而管象。皆天子諸侯始用之。若卿大夫以下。則但有笙入之節。而無下管。故必有間歌。而後成四節。此燕禮一升歌。二下管。三笙入。四合樂。雖不間而

正歌備矣

彙參

祭統言舞大武大夏。文王世子載養老更事。亦舞大武。此舞勺者。燕禮輕也。

大射儀 屬嘉禮

大射不言禮言儀者以射禮盛威儀多故特顯之禮者總名儀則其節文也。參賈公彥敖繼公說

射禮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是諸侯來朝而天子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爲燕射謂燕息而與之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故司裘職不及士注云士無臣祭無所擇是也賓射燕射士皆有之射人職士射豨侯二正是士有賓射鄉射記云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

也。孔穎達

戒百官用宰。崇禮也。戒公卿大夫用射人。戒士與贊者用士。辨貴賤也。吳廷華

笙師職掌教。敝竽。笙。塤。箛。篪。篥。管。別無管工。則管者。卽以笙師之屬兼爲之。但笙易而管難。故常樂但用笙。盛禮則用管。云管則管爲主。亦仍有笙也。大射儀云。蕩在建鼓之間。指西階之東。阼階之西。二建鼓而言。然則此蕩當在階間矣。下管新宮。其于階間管之歟。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但大射先設公席。燕
先筵賓。大射席有卿。有小卿。燕言卿大夫。而不言小
卿。則統于大夫也。吳廷華

大射在西郊。虞庠服鷩冕。燕射在寢。則朝服。賓射在
朝。則皮弁服。然王朝服亦皮弁也。詩以側弁之裘刺
幽王飲酒無度。此燕射用皮弁之證。陳祥道

飲射戒賓。惟曰許。燕則曰許諾。至大射乃曰受命。臣
禮射重于燕。彌恭之辭也。

左傳以肆夏爲天子享元侯之樂。而燕禮記乃曰若

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此大射與之同。而皆不為僭者。天子享元侯。奏肆夏。繁遏渠。此惟奏肆夏。而不及繁遏渠。則奏一不奏三矣。且天子于賓出入。皆奏此。則惟奏于入時。而出則奏陔。亦降于天子者也。
叅敖繼公

大司樂職。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下云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不入牲。不奏昭夏也。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以此言之。王用肆夏。以饗諸侯。燕時納。

賓亦奏之。此納賓樂。故諸侯皆得用。賈公彥

宰胥薦脯醢。庶子設折俎。不使膳宰者。不主于飲食。變于燕也。

燕主飲。故酌膳以叨君惠。大射主禮。故酌散以致臣。恭。彙參。

凡升歌皆三終。如升歌鹿鳴三終。包四牡皇華。升歌清廟三終。包維天維清。新宮三終者。管新宮并及其下三篇也。二篇之名未聞。書曰下管鞀鼓。詩曰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管時亦奏四

方之樂以應之矣。此不笙不合鄉樂者。爲射故。略于樂也。不略小雅者。小雅爲諸侯之正樂。故不略其正。亦如鄉射之不略鄉樂也。叅敖繼公

鄉射屬民。欲同其意。故合樂。大射擇士與祭。欲嚴其事。故不合樂。章俊卿

樂之重者。則變笙入一節爲下管。此下管者。以大射禮重故也。燕禮如以樂納賓。則下管新宮。與此禮同。亦重之于他燕也。但彼于下管之後。尚有笙入三成。及合鄉樂二節。此則略去間合耳。

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下之一字別管龔等
爲堂下之樂。見琴瑟爲堂上之樂矣。奏絲以詠歌之
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衆樂之時則堂上之樂
不作。惟合樂則堂上鼓瑟堂下笙磬合奏二南也。

陳樂賈公彥說

樂以合爲備。鄉射雖不歌不笙不間。猶有合樂。大射
不合樂。故不告備。

按周禮太師職大祭饗。歌時有拊。管時有箛。此不見
者。大射雖重視祭饗。則已輕矣。鄭衆曰升歌。貴人聲。

也。鄭康成曰：下管貴人氣也。此禮視他樂四節爲殺。而存此二節者，殆亦用其貴者歟。

鄉射堂上之耦，惟于再射時各告其耦。大射則未射之先，而以爲耦之法告公者，尊君也。

鄉射之三耦，不以衆賓以弟子。大射之三耦，不以大夫而以士。蓋司射于三耦，有教之之義也。

鄉射之弓矢，先賓與大夫，而後及主人。賓主之序也。大射之弓矢，先君而後及賓君臣之分也。

工人士疑工官之屬，如考工記績畫之類，與梓人者。

據考工記梓人掌侯故並命之也。北階者北堂之階。君在堂。卑者不敢由正階也。吳廷華

鄉射三耦立堂西。射器在西。統于賓也。大射三耦立堂東。射器在東。統于君也。故鄉射卽謂之賓射可也。大射用燕禮。卽謂之燕射可也。馬駟

鄉射從堂西來。大射從東方次出。故鄉射揖進向東。大射揖進向西也。又大射有君在堂。故卒射則北面揖。與鄉射南面揖者異。彙參

鄉射獲者負侯。只一人。大射注言服不負侯。周禮服

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是負侯者卽獲者也。其職下
士一人。徒四人。自負大侯。若負參侯。負千侯。使其徒
以相代。故下但言獻服不而略其徒也。彙參
鄉射禮言主人與賓爲耦。注于賓也。大射儀言賓御
于公主于公也。

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莖也。以朱韋爲之大射儀
朱極三。士喪禮纒極二。生者以韋。所以致其用也。死
者以纒。以明其不用也。極亦謂之鞮。詩童子佩鞮是
也。參鄭康成陳祥道說

他耦皆袒決遂。然後執弓而就物。公則就物然後袒決遂而執弓。君異于臣也。

大射與鄉射異者。不升西階而適阼階下。不告于賓而告于公。

鄉射之告獲。升自西階。故復位曰降。大射由阼階下。故復位曰還。

賓諸公卿大夫雖尊亦適西階上立飲。不可以已。尊枉正罰也。授觶而不奠。尊之也。鄉康成

大射三耦之飲。與賓卿大夫之飲。其法皆如鄉射。惟

飲君則夾爵。葉參

鄉射禮不別爲獲者設尊者。衆耦之中有鄉人而獲者亦鄉人也。不妨與之同尊。大射儀公而尊。其南有膳。必士以上乃得酌。于是此士旅食之尊所出別設也。

鄉射獲者負侯受爵。大射服不侯。西北三步受爵。尊卑異也。陳祥道

鄉射禮云請以樂樂于賓。而大射云請以樂于公。不言樂賓者。賓卑也。

騶虞采蘋采蘋皆在二南則狸首亦必其儔豈夫子
刪詩時已亡歟或曰狸首鵲巢也篆文狸似鵲首似
巢劉敞

狸首注以爲逸詩是也射義曾孫侯氏八句蓋後人
因射禮而附會爲之與騶虞采蘋采蘋絕不類夫騶
虞采蘋采蘋不必其味射事也直以之爲節耳曾孫
侯氏云云拘拘事實古人寧居爲此而謂周公制禮
乃以之爲射節乎至考工記祭侯之辭曰毋或若女
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此本非仁人之言

也。果爾則諸侯將盡離心解體。尚何禮明樂備之有。且射節之詩不可太長。不過三句四句而止。以其類求之。則劉氏之說或然。

燕禮重飲。故旅大夫在未立司正前。獻士亦在射前。大射重射。故遲至射畢而後旅大夫獻士。馬駟

若命曰復射一節。因燕而射也。與燕禮所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同。唯命射唯欲以下為異耳。燕禮在賓媵爵于公之前。今在舉旅行酬後者。遠正射也。馬駟

賓入奏肆夏。出奏陔夏。遠辟。王朝之禮也。大司樂職。

曰賓出入奏肆夏。

放繼公

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燕不鷲者。于路寢無出入也。出時不奏辟。天子之禮也。大司樂職曰。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參鄭康成放繼公說

大射儀與鄉射異者。其執射事之人。鄉射惟司射一人。此則有大射正有射人。而敖氏以爲射人亦大射正也。小射正且有數人。鄉射惟司馬一人。而司馬卽前之司正。此則大射正爲司正。不爲司馬。而別有司

馬正一人。司馬師一人。鄉射惟獲者一人。此則服不
至大侯。又有二侯之獲者。及三侯相代而獲者三人。
鄉射惟釋獲者一人。此則有太史。又有小史。至三耦
以及納器。張侯設楅取矢。設豐之等。鄉射皆以弟子。
此則三耦以士。納器以有司。張侯以量人。巾車設楅
以小臣。師取矢以小臣。設豐以司宮士。其執射爵者。
鄉射以贊者。此則以僕人師。此外又有畫物之工人。
士梓人。埽物之司宮。埽侯道之隸僕人。薦服不之宰
夫有司。若樂事則鄉射特縣。此軒縣。其北方之縣雖

不具。而人已多矣。鄉射不必有太師。此有太師少師。而與工爲六。唯小樂正則始終一人。與飲射無異耳。

聘禮屬賓禮

據聘義及王制並言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又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歲問歲也。殷中也。如元年聘。三年問。四年又聘。六年又問。四年之聘恰在兩問之中。故彼注以殷爲中也。但聘既有定期。何論有事無事。此記久無事則聘。疑末世之事。如大行人疏引春秋傳。魯自襄二十年聘齊。及昭九年孟僖子乃如齊。殷聘蓋相隔二十一年。是則所謂久無事者。非古制。亦不得謂之中也。

吳廷華

昭三十年傳。鄭游吉對晉士景伯。以先王之制。嘉好聘享之事。于是乎使卿。魯所使聘于諸侯者。如公子友。公子遂。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諸人皆卿也。則使卿正也。其或有非卿者。則大夫攝行事。所謂小卿者歟。

大聘使卿。變卿言使者。以所事言之。重聘事也。後又變使者言賓。尊異之也。吳廷華

使者言命。上介言戒。衆介則言命。司馬戒之。異尊卑也。卿與上介任聘使之重。懼弗勝。故當辭。衆介効奔。

走之勞。可無辟。故不辭。參李如圭

士爲衆介。司士屬司馬。故司馬戒之。幣帛之式。頒自
家宰。故宰書幣。鄭康成

夕幣之禮。夕陳幣以授使者。然授幣而未授圭。何也。
圭聘禮之重者也。不可預授。楊復

璧。圖象天。故以享君。琮。方象地。故以享夫人。璋。半圭。
夫人用之。蓋陽全陰半之義。典瑞。瑒圭璋璧琮以類
聘。皆八寸。與玉瑞不同。故用以享小行人。六幣。璧以
帛。琮以錦。此不用錦。則彼諸侯享天子及后之禮也。

聘君用瑑圭。享夫人用璋。享君用瑑璧。享夫人用琮。尊卑之差也。聘用圭璋以爲信也。享用璧琮以爲禮也。圭璋特達以其尊而幣不足以稱之也。璧琮有加以其降于圭璋。可以用幣。又以將其厚意也。聘享夫人之禮。惟聘有之。諸侯相朝無是禮也。放繼公

將行而釋幣于禰。既歸而薦脯于禰。象生時出必告。反必面也。大夫三廟。惟告禰者。遠辟天子諸侯也。放繼公

在國內釋幣于行。謂祭平地路神。出國門釋奠于轅。

謂祭山行路神。

馬駟

庭實無常數。言皮馬舉重耳。既授幣不授玉。玉比忠信。君之命不宿于家。故受玉之明日遂行。馬駟

至竟而假道。諸侯各以國爲家。不敢直徑也。

鄭康成

昭六年傳。楚公子棄疾聘于晉。過鄭。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藝。不抽屋。不強。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聘禮云。誓于其竟。大率類此。敖繼公

肆儀不執玉。不敢褻也。徒習其威儀而已。鄭康成

通帛曰旂。卿所建也。出使載旂以表識其事也。及竟張旂明事在此國也。入竟則斂之。注疏

關人卑不敢問尊。故問從者不以賓對而以介對者。知介數。卽知爲聘爲問。其從者多少亦可知也。參賈公彥叔釋公說

鄭康成謂展幣于賈人之館。不于賓館者。恐主國之人有勞己者。不便于展幣也。不知玉幣皆在賈人之館。故就而展之便耳。勞問有常禮。豈當展幣時而有非時之接見乎。

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謂諸侯朝享天子事。若臣聘君。降于享。天子用麋鹿皮。齊語云。齊桓公使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四張。亦一證也。賈公彥

凡大夫士所用之幣。皆以錦。不敢與尊者之幣同也。故有乘皮而笄。用束錦。錦者賓禮。皮則君禮也。參教

繼公

因事而用幣于賓。謂之儻。儻勞者。卽以勞者爲賓也。蓋賓在館。如在家。亦以來者爲賓。注疏
古者行禮必于廟。賓適朝以臣禮。請君也。主人俟于

廟以賓禮待使臣也。賓曰俟閒。謂請待主人閒暇也。蓋行色倉卒。休沐而後可進。不敢自言閒。而曰俟君閒。婉辭也。賓至不先授館者。主人敏于承事也。及賓俟閒而後致館。體其私也。至聘禮仍于廟行之。馬駟夕食爲殮。古者自大夫以上。朝食則殺牲。夕但餽朝食之餘。此所設視饗禮爲殺。故謂之殮。若曰僅可共夕食云爾。

圭有執于本國者。所謂使者受圭。垂纁以受命是也。有執于聘時者。所謂賓襲執圭。擯者入告是也。彙參

圭璋特達。無藉也。璧琮加于束帛。有藉也。襲者禮主敬尚質。裼者禮貴和尚文。賓執圭。公受玉。皆襲。所謂無藉者。則襲。賓出。公裼。降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所謂有藉者。則裼也。李如圭

文十二年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賓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此辭玉之證。賈公彥

玉藻。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棖。與闌之間。士介拂棖。言朝君之儀也。儀禮聘賓。入自闌西。則上介亦由棖闌之間。士介亦拂棖矣。敖繼公

諸侯與其臣視朔與行聘禮。皆服麤裘。但君麤裘，麤裘。臣麤裘，青豕裘。而同以素衣爲裼。若聘禮，君臣衣同用麤裘。但主君則用素衣爲裼，使臣則用絞衣爲裼。賈公彥

若有言因聘以達之。故卒聘而後行此禮。如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之類。放繼公

禮賓賓覲受幣皆當東楹。臣禮也。春秋傳鄭伯如晉拜成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以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凡敵者授受當于兩楹間也。李如圭

凡臣于異國之君。拜于西階東。于本國之君。拜于阼階下。敖繼公

請覲不用羔者。摯爲初見禮。此聘時已見公。故覲不用摯。川束錦者。如聘後有享。以達外臣之意也。不束帛。嫌如正享也。吳廷華

士介之玉錦。反文于賓與上介者。以無庭實故也。私覲之庭實。賓用乘馬上介用儷皮。士介不用庭實。敖繼公

享禮畢。賓出。公迎賓以入。醴賓。加束帛乘馬。賓拜受。

此私覲前醴賓之儀也。于是賓行覲。奉束錦總乘馬。入門由闕右。揖讓升東楹北面。振幣。賓降。公側受。宰幣。一私覲中。先奠幣。卽出次聽命。復入。又次反還負序。又次送幣降拜。多儀節。記曰。私覲愉愉焉。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旣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皆再拜稽首。君答拜。此私覲後有私獻一節。據私獻爲己物。則私覲之束錦乘馬。意亦公家所給。俾臣得將其私敬者。不然旣覲而又獻。是屢以其私干矣。參

聘使私見于主君曰覲。大夫曰面。蓋異其稱以別尊卑也。敖繼公

朝君則卿羔。大夫雁。勞聘賓則卿大夫皆奠雁。

饗以訓恭儉。故止于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故無數。然掌客上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皆有常數。此燕雖無常數。蓋亦不過于三也。參賈公彥葉夢得說

侑幣以勸食。酬幣以勸酒。鄭康成

賄用束紡。變于他禮之用束帛也。

行爲道路之始。故出則釋幣于行門。爲內外之限。故

入則釋幣于門。敖繼公

聘禮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殮不致。賓不拜。卽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恐勞賓也。顧炎武

大宗伯以玉作六瑞。又云以玉作六器。人執之曰瑞。禮神曰器。此不言瑞而言器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尚書亦云五器。賈公彥

聘時屏氣。享時發氣。又且盈容。禮有重輕。故敬亦有隆殺。敖繼公

賓以君命來。非自至。故聘時不拜。至若私覲則拜。吳廷華

古者君行載木主。大夫亦以幣帛主其神。是以受主國。饗餼必筮尸祭。然後食之。尊神以求福也。士無飪不祭。馬翊

假器于大夫。以已之祭器不從行。又不敢仍用主君之器爲祭器。若用饗器以祭。更大不敬也。馬翊

請觀如吳季扎聘魯。請觀周樂。晉韓起聘魯。觀書于太史氏之類。李如圭

昭六年傳。晉侯享季武子有加籩。武子辭。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是籩豆之加與否。已定于未享之先。若不親享而歸之。嫌加者不致。故云凡致禮皆用其享之加籩豆。

敖繼公

饗食之禮。君親爲主。故以賓爲賓。尊賓也。君與臣燕。則宰夫爲獻主。故不以賓爲賓。而以爲苟敬。亦尊賓也。

敖繼公

苟實也。賓實主國所宜敬也。

賈公彥

公食大夫禮 屬嘉禮

饗禮有四。體薦房烝。天子饗來朝之諸侯也。折俎。殷烝。王饗親戚及諸侯之正來朝也。牲全體委。王饗四裔之使來特坐諸門外。王不親饗耳。酒無酌數。王饗宿衛及耆老孤子也。燕則折俎有酒而無飯。牲用狗。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一是燕異姓。詩湛湛露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庶姓讓之則止是也。食禮有飯有殺。雖設酒。飲祇以漱。以飯為主。亦有二種。一是禮食。大行人所謂食禮。九舉及此公食大夫禮是也。

一是燕食。曲禮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是也。孔穎達

大夫聘使也。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卿亦大夫也。故統言之。聘記云。公于賓一食再饗。上介一食一饗。卽此食禮。蓋以禮食賓介也。聘禮不言食士介。此又止言大夫。則士介無食也。上下大夫禮有等殺。如經言八豆六豆之等。其禮則一而已。參注疏

聘禮禮賓。公親授。介食禮宰夫設筵。介則不親授。禮殺也。吳廷華

漿在六。飲而云漿。飲酒醴在五。齊而曰醴。齊也。教繼公。

王食諸侯則鶩。冕諸侯相食則元冕。而此云公如賓服用朝服。以所食者大夫也。大夫聘服皮弁服。食服朝服。

禘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脯在籩。腊在俎。脯常先于醢。腊常亞于魚。有麇腊有鮮腊。有全腊。有胖腊。聘禮賓鼎九。公食上大夫俎九。有鮮。聘禮上介鼎七。公食下大夫鼎七。無鮮。少牢特牲士冠昏皆用全士。

喪士。奠以少辨而已。陳祥道

庶羞之有大鬱。如脯之有橫臑也。郝敬

燕。燕之。餌曰膾。膾者自奠于公。詞之異也。公食大夫之。豈曰騰。騰者自下而上。氣之奮也。

玉藻。賓祭主人辭。謂敵體也。公食大夫賓祭不辭。是臣禮也。

設饌之始。禮上主人。故公先拜。饌備之後。禮當由賓。故賓先拜。

玉藻云。水漿不祭。若祭爲已。俵卑。而此乃祭漿者。臣

禮也。

聘禮禮賓之庭實以馬。馬可一手牽之。故曰賓執左馬以出。既執幣。又執左馬。故不捐牽馬者。公食大夫禮。庭實以皮。皮不可以一手張之。賓既執幣。不可以兼執皮。故捐執皮者以出也。

玉藻云。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此謂君不容之者。若君與己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授從者。公食大夫禮。賓取梁與醬。坐奠于階西是也。孔穎達

牛羊魚腊腸胃。倫膚爲七鼎。加鮮魚鮮腊爲九鼎。聘

儀禮精義

公食大夫禮

卷

禮致殮與饗饋皆九鼎。公食大夫無鮮魚鮮腊。與聘禮腥一牢鼎七同。注疏

公食大夫正饌。食只黍稷六簋。其餘六豆七俎四鉶并太羹滂。皆肉也。加饌稻粱只兩簋耳。而庶羞十六。均見肉之多。飯加饌只用醬滂。飯正饌併不以醬滂。蓋有加饌庶羞可嘗也。此以見不勝食氣處。彙參

醬爲正饌之本。太羹爲上古之遺。粱爲加饌之首。故公親設之。賓正食時。三飯粱以太羹醬佐之。至卒食則親徹粱醬。所以報主君之厚已也。馬駟

特牲少牢有所俎者。祭禮也。公食大夫無所俎者。賓禮也。士虞亦無所俎者。喪祭非吉故盛于篚也。凡鄉飲射燕禮大射之俎。賓皆以出。則公食大夫之歸俎亦當以俎歸之。

明日賓朝服拜賜。獨言拜食與侑幣者。以君親授之故也。聘禮拜饗。籩不拜束帛者。彼使人致之也。吳廷華

覲禮 屬禮

穀梁傳及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是四時之朝。覲宗遇皆可名朝。朝又可名覲。虞書言乃日覲。四岳羣牧。詩韓侯初立來朝曰韓侯入覲。春秋傳晉侯朝王于河陽。曰出入三覲。儀禮覲禮篇內亦云朝。是朝覲可通言也。但惟諸侯覲天子得稱覲。若鄰國相朝。諸侯之大夫朝其君。及家臣各朝其卿大夫。皆得稱朝。不得稱覲。則覲之體統最崇。而稱名亦最重。覲禮有覲于廟中者。此經自篇首至饗禮乃歸是也。

有觀于國外者。自諸侯觀于天子以下是也。有觀于方岳者。王巡守而一方之諸侯皆觀是也。

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文質繁簡小有不同。要無大異。圖事比功。陳謨協慮。亦大概主其所重者言之。不然。巢本南方國。巢伯來朝。何以曰朝。不曰宗。韓本北方國。韓侯入覲。何以曰覲。不曰遇。參王與之

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是于廟而特覲者也。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則路門外之朝。旅見者也。康王初卽位。太保率西

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頗似之。但其儀不可得而詳耳。

勞而用璧以爲信。天子于諸侯之禮也。璧無束帛。別于享禮。且爲其當還之也。凡以玉行禮而當還者。例不用帛。云侯氏者。指來觀之一者而言耳。敖繼公

聘禮卿勞受儻。不設几者。諸侯之卿卑也。覲禮侯氏儻。勞乃天子之大行人也。故設几。賈公彥

古者諸侯于王畿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王制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于縣內。視元士。

則凡非方伯其邑不得視元士也。王人出聘館于諸侯之廟。國語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文公館諸宗廟是也。若侯氏之朝王，列國之相朝，則不必館于廟。故覲禮侯氏至，天子賜舍。

陳祥道

聘禮賓至，卽欲受之者，主人之禮覲禮侯氏至，且使卽安者，君上之惠。

李如圭

賜舍，館舍也。有屋宇受舍，次舍也。以帷幕。

天子非大祭，不服十二章之上服。則諸侯非助祭于天子，雖朝覲亦祇服其次服。故云侯氏禘冕，然與大

行人所言不可強通。

天子負斧依以俟侯氏入。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
敖繼公

嗇夫惟見于夏書。而周官無之。敖氏疑爲大夫大字之誤。

聘禮從賓道者入門左。聘與享是也。從臣道者入門右。賓介私覲是也。侯氏初入門執臣道。故右也。康王之誥云。諸侯布乘黃朱。乘爲四馬。享新王也。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馬共十四。覲天子也。
賈公彥

觀禮諸侯既畢則降而內祖請刑故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亦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也。朱子

疏謂魯齊鄭之車服得從上公左傳祝鮀曰分魯公以大路大路金路也明堂位云魯侯服衮冕然則三國入覲郊勞當三勞其他亦如上公之禮矣以勳戚而加隆理或然也杞于春秋稱侯稱伯稱子玩振鷺之詩則其始固上公歟。

晉大邦也而襄王稱文公曰叔父敬王稱平公曰伯父一國而伯叔異稱何哉。汪某

郊明堂之饗。帝宗廟之饗。先王。王饗諸侯。兩君相見。謂之大饗。先王之于帝也。親之與祖考同。于賓也。敬之與人鬼同。故亦謂之饗。饗賓之禮。所乘則齊車。所卽則宗廟。所用則祭器。裸以鬱鬯。尚以元酒。設以庭燎。樂則肆夏。牲則房烝。故大司樂職云。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陳祥道

禮有饗食燕。今唯公食與燕二篇僅存。而饗則無有。春秋傳載襄王饗晉侯。鄭伯饗趙孟之類。祇紀其事。而儀節之詳。隆殺之等。亦不可得而考矣。聘禮饗食。

燕之外有羞有獻。周官庖人職共賓客之禽獻。則王朝于覲。賓亦有羞獻可知。聘禮有大夫饗食。有還玉。有賄。有贈。此覲禮亦皆當有之。文不具耳。雖詩言相子肆祀。載見詩言。率見昭考。則羣后入覲者。當祭則無不與。而二王之後。宜爲長賓也。考工梓人職。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地官牛人。春官鑄師。貳賧典庸器。夏官小臣。諸職于賓射。胥有事焉。則天子有與諸侯。賓射之禮。蓋又別于燕射。但或舉或不舉。非若饗食。燕之有常耳。侯氏既覲而歸。則告于祖。禴社稷山川。

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

王十二歲若不巡守則四方諸侯皆來朝。于是爲壇壝。營于國門外之南方而受之。此所謂大朝觀也。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正謂此也。方明云者。其制方而每面又各以色爲其神明之象。因以名之。加此于壇爲將祀之也。掌舍職曰。爲壇壝宮。設棘門。敖繼公

時會殷同。大宗伯大行人兩見之。而公西氏言志。亦曰。如會同。則會同。蓋視朝。覲爲大。案之鄉師。牛人縣。

師遺人稍人廩人諸職會同則有徒役牽輦牛車任器委積之共衆庶之作糧食之備而太祝職言大會同過名山大川用事焉則會同似不專在近畿國外者豈其諸侯衆多而發禁施政所行者遠故擇一道里適均之地以爲會同之所而王亦就之歟此禮有因巡守而舉者亦有不因巡守而舉者因巡守則舉于方岳不因巡守則無論王畿內外遠近皆可舉歟職方氏先言王將巡守下云王殷國亦如之則是巡守與殷國爲二也若京師之朝覲見于廟見于朝者

其恒也。設使來朝者多。若一一特見。既恐久留賓客。而王亦不勝其勞。且或廟朝之不足以容也。于是爲壇于國外。以受之一日而畢事。其斯爲大朝。覲之禮歟。若然則亦不必以十二年王不巡守而後有此矣。爲宮而四門。畧放明堂之制。必四門者。以其四方有當禮之神。故設四門以通之也。雖有四門。而諸侯行覲。則但入自南門。而卽位于壇之南耳。與明堂位之法異也。聘禮習儀云。爲壇壇無宮。而此云有宮。則當有墻垣矣。近郊有明堂。諸侯之覲。不于明堂而別爲

宮其故未詳。豈朝諸侯于明堂爲非常之典。第間世偶舉之而不可以褻歟。

大行人諸侯依服數來朝。時會無常期。假令當方諸侯有不順服。則順服者皆來朝。其中有當朝之歲者。自于廟朝。觀若不當朝之歲者。當在壇朝。若十二年王不巡守。則殷朝六服之內。若當歲者。卽在廟。則依服數。十二歲合有侯服。年年朝者在廟朝。觀其五服。自甸男采衛要。若以十二歲王巡守。總合朝服。不但獨在廟。而在壇朝。故會同皆言旣朝。觀乃爲壇于國。

外也。賈公彥

司盟職。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左氏曰。不協而盟。則凡會同。不必皆盟也。陳神道

置旂于宮前期。一日可也。諸侯就旂而立。據臨時也。賈公彥

先拜日而後祀方明者。以日爲百神之首也。拜于東門之外者。及其在東方而拜之。見其時之蚤也。直拜之而已。無牲幣。以其又于南門外禮之也。天子乘玉

路。載大旂以出。則諸侯亦各乘其路從之。以偏駕在王門之外。則可乘也。此云大旂。則諸侯上介之奉。以置于宮者。不大可知矣。天子拜日。諸侯亦從拜。歟。反祀方明。則分依當先。徹之祀之之儀。未詳。蓋無尸。王行一獻之禮。奠爵。而諸侯卽初位立。亦有助祭與執事者歟。方明雖不盟。亦祀之。非以爲盟神也。盟神必云日月山川者。尚著明也。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定元年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爲信也。然左傳言司慎司盟。名山

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齊語桓公約誓于上下神祇。則諸侯之盟。非特主日月山川也。參鄭康成陳祥道說

禮日于南。禮月與四瀆于北。禮山川邱陵于西。皆隨其地之陰陽而爲之。與拜日于東之義異也。禮川不于北者。四瀆尊。宜辟之也。天子巡守。有懷柔百神。望秩山川之禮。此諸侯以天子不巡守之故而來覲。故天子于此亦畧修祀事。以放巡守之禮云。敖繼公先拜日于東。又禮日于南。亦尊之也。禮日不于東。禮

月不于西其辟朝。日夕月之禮歟。以北繼南。月之尊
次日也。

大朝觀雖曰四方諸侯皆來。亦大約數十國而止。以
壇室所容無多。而君行師從。則王國止宿之處。或虞
不給。而芻薪亦難繼也。然則當此之年。方伯連帥亦
量率其當有事于王朝者。而非盡六服以行歟。古者
小國極多。皆附大國以達于天子。固不必胥羣辟而
奔走于路也。

庭實唯國所有。薄來也。重賜無數。饗禮乃歸。厚往也。

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偏駕之車。舍之于館。歟。鄭康成

五路玉路以祀。不賜諸侯。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以田。以封蕃國。天子所乘。爲正。諸侯乘之。爲偏。賈公彥

平日所受賜之路。在外則可乘之。覲則不得乘之。以入也。然則墨車入王門矣。廟在庫門內之東。侯氏乘

墨車。至庫門外乃下。歟。以王侯之于廟而不迎之故也。

大行人勞于近郊者。侯伯也。若上公則大行人勞于遠郊。而卿勞于近郊矣。勞使與侯氏俱皮弁。猶聘禮郊勞。勞使與聘使俱朝服也。

喪服 屬凶禮

上古質畧。喪期無數。後代聖人。觀天時之變易。察人事之始終。送死有已。復生有節。配五等之服。爲一定之期。其制以期爲斷。于至尊者加隆焉。則倍之。倍之則再期。再期三年也。子之所天者父。臣之所天者君。婦之所天者夫。皆隆以三年。三綱明而人紀舉矣。其餘則自是以衰。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又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

殺旁殺而親畢矣。三年問云。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又云。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人之所以羣居和黨之理盡矣。此喪期遠近之數也。

士喪禮

屬四禮

禭。之。言。遺。也。賻。之。言。補。也。助。也。穀。梁。傳。乘。馬。曰。贈。衣。衾。曰。禭。貝。玉。曰。含。錢。財。曰。賻。秦鄭康成

聖人之制喪禮也。蓋欲爲人子者順天道以事其親焉耳。記曰。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知形體之必有所終也。則爲之絞衾。紿冒。以被之。棺。椁。塋。柳。宅。兆。以安之。壞樹以固之。所以謹其蟄藏者。無弗周也。知魂氣之必有所托也。故設之奠。以馮之。朝夕以象其饗殮。朔月薦新。以象其大食。至既

葬。迎。精。而。返。亟。虞。祭。以。安。之。所。以。通。其。冥。漠。者。無。弗。至。也。此。喪。禮。之。大。要。也。

既夕

屬內禘

此士喪禮之下篇也。夕，葬前二日之夕也。上篇言朝
哭。此謂既夕哭之後告啟期也。注疏

按祭法適士二廟。祭祖若禘。官司一廟。祭禘而已。鄭
氏以一廟爲祖禘共廟。蓋因下記言二廟則饌于禘。
朝則先禘而後祖。此經設盥第言祖。下又第朝祖而
不朝禘。故爲是說。但其廟之說不見所據。吳廷華

士虞禮 屬內禮

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卽于是日，日中祭于殯宮以安之。鄭康成

虞非吉祭，故曰特豕，不曰特牲。

尸不告飽，喪食不飽也。主人與祝不侑，喪祭不敢以飽爲勸也。

居喪不飲酒，祭而酢，則神賜不可不飲，故卒爵且不卒爵，則無虛爵以獻祝也。

饌設于奧，其地幽，故云陰厭。後設于西北隅，其地明。

故云陽厭。改設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饗。所以爲厭。飫也。賈公彥

居喪主哀不主敬。故尸入主人不降。馬朝

子初獻。母亞獻。禮以男子爲主。故母不先子。亦夫死從子之道宜然也。若執事則吉祭陳饋時薦豆薦敦薦鉶者。皆主婦也。虞則一以贊者爲之。惟于已獻時自薦兩籩而已。此正以辟母助子祭之嫌歟。

賓以膳從。以兄弟在哀戚中。無助祭之理。所以異于特牲禮。馬朝

朝葬故日中而虞。再虞三虞皆質明。以朝無葬事也。
賈公彥

吉祭有男尸無女尸。陰統于陽。抑亦既有男尸。不便更立女尸也。虞卒哭。祔練祥禫。若女喪。則男不可以爲女尸。故須立女尸也。或並喪。則其虞祔等祭。必有先後。賈公彥謂男女別尸。異几。似一時並立。兩尸者非。

檀弓曰。葬日中而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日成事。是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蓋

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

鄭康成

吉禮與凶禮異者。若結髮吉則名紛。喪則名髻。吉杖下末。喪杖下本。吉拜尚左手。喪拜尚右手。吉祭腊用純。匕用棘。喪祭腊用脾。匕用桑。吉用大祝。小祝。喪用夏祝。尚祝。吉車以簞第。喪車以蒲蔽。吉祭藉用佳。喪祭藉用葦。如是者不可勝數。正不獨。特牲有胙。俎。士虞實俎于篚已也。

董參

特牲饋食禮

屬吉禮

此諸侯之士祭祖禰之禮。牲豕也。以唯有豕故曰特牲。祭祀自熟始曰饋食。亦以孝子事親。雖死若生。故用生人食道饋之。經所以不言祭祀而言饋食也。天子諸侯饋熟以前仍有灌鬯朝踐饋獻之事。鄭康成

經文筮日筮尸。明云適其皇祖某子。則此篇當是適士祭其祖之禮。注兼祖禰言者。以適士二廟祭其祖之禮如是。則祭其禰之禮亦當如是。且以官師祖禰共廟而論。祭其祖之禮如適士。則祭其禰之禮亦當

如適士可推而知也。

特牲少牢。所迎惟一尸。則所饗惟一世。所謂植祭也。王制天子三時皆禘。而春則植。諸侯秋冬皆禘。而春夏有植時。以此推之。則士大夫亦當禘植並有矣。此特牲士植祭之禮。故筮尸宿尸祝辭皆專稱祖。而不及禰。然自夙典視殺以訖。送賓徹俎。爲時良久矣。豈堪以勞倦之餘。再承一祭乎。况大夫又有賓尸堂事。而廟則三。諸侯天子又以明日釋祭。禮隆樂盛。而廟則以五以七。其何以同日而祭乎。葢禘則萃羣廟之

主而祭之。牲則惟一廟而已。故士雖祖禰共廟而牲祭。祖則不及禰。若牲祭禰亦不及祖可知。所以致其專一而使所祭者得伸其尊也。一歲四時。祫多牲少。則其餘雖暫輟一時之祭而亦無嫌矣。

程子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于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祭及于高祖。但有疏數不同耳。疑最得祭祀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爲疏數亦可見矣。

朱子

士一廟。祭止及父母。爲植祭言之也。然此經則祭其祖亦先矣。若祫則祖禴並祭而迎二尸可知也。程子謂祭必及高祖。但疏數不同。而朱子以爲最得祭祀本意。蓋高曾人所逮事也。生事之而歿後無一日之祭。于心不安。且承重者。或上及高曾。服以斬衰。而卽吉後。輒廢其祭。于理不順。聖人制禮。夫豈甚遠于人情。疑士一廟者。祖禴共之。而祫亦有時由曾以及高。蓋曾高無廟。不妨于祖禴之廟祭之也。如士爲其祖承重而祫以其班。自當祭高祖。而以祖祫焉。此亦其

一徵矣

周官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又曰以饋食享先王。是二者祭之大節。而大夫士之祭。斷自饋食始也。但饋食同而牢禮品物則不同。大夫少牢。士特牲。所以爲隆殺也。天子食用六穀。祭用六齋。大夫黍稷四敦。士黍稷二敦。是則饋食同而所饋亦不同矣。

大夫祭用丁巳柔日。由前丁巳至後丁巳。旬有一日。筮得吉。卽于是日齋。不得于前筮。一日諏之耳。士不諏者。少牢疏云。士只有致齋無散齋。無所用其諏。

也。且君祭。大夫士與執事焉。大夫祭。士或與執事焉。則士固不能豫諷日矣。

少牢筮尸。前祭之二日。而士必三日者。大夫筮日。畢。卽官戒齊期。士旣無暇爲七日之戒。又必無祭而不致齊之事故。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容以筮尸之日。爲致齊之始也。

祭必立尸。夏官節服氏職。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是郊祀有尸也。宗廟之尸。必以同姓。取其精氣合也。必以孫之倫。昭穆同也。必以適。不敢以贅者。

依吾親也。必以無父者。兩無所妨。其尊也。此數者。喪祭吉祭同者也。其有不同者。喪祭不筮尸。尚質也。吉祭則筮尸矣。練與大祥亦筮尸。漸而之吉也。吉祭無女尸。而喪祭有女尸。何也。以婦人喪。不可以男子爲尸也。吉祭而後同。凡有胖合之道焉。陽統陰。陰從陽。斯不用女尸矣。喪祭雖用尸。而尸偶不備。則無尸者有之。若吉祭則不可無尸。無尸是殤之也。子孫而殤其祖考焉。可乎。

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以象陰陽。鼎有十。有十

二者以其正鼎與陪鼎別數。則爲奇數也。楊復

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此天子諸侯所用之數也。聘禮歸饗餼二十豆。公食大夫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此皆諸侯待聘賓之禮也。周官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二十有四。此天子待諸侯之禮也。禮器之數。用數也。掌客之數。陳數也。楊復

子姓之入宜。先于兄弟。宗祝之入宜。後于衆賓。放

公

宗伯職宿眡滌濯。太宰涖之。特牲禮得與人君同者。士卑也。少牢當祭日。概祭器下人君也。頁公彥

天子宗伯眡滌濯。王后不眡。諸侯夫人視濯。特牲宗人視濯。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也。孔穎達

天子國君宿眡滌濯。少牢禮移之祭日。辟君也。疏謂士位卑故不嫌于先期行禮。且大夫尊助祭者多。以饗人廩人司宮等官推之。凡公有司私臣之奔走廟中者。視士不啻數倍焉。雖同日行禮而寬然有餘。士則助祭者少。故雖欲辟君而有所不暇也。

祭祀自國君以上。牲必親殺。以有朝踐薦血毛之禮。少牢特牲之祭。自饋熟始。則第視殺而已。不必親矣。故大夫士之禮同。

主人視側殺。重血食也。主婦視饋。重饋食也。

易震卦不喪匕鬯。鄭注云。諸侯爲祭。主七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爲也。諸侯親七牲體。大夫不親者。辟人君士卑不嫌。得與人君同也。賈公彥

祝迎尸不拜者。禮不主于己。代主人迎之耳。主人不迎尸者。廟門外以人道爲尚。廟門內以神道爲尚。凡

迎之禮必出門焉。故迎牲而不迎尸。

叅敖繼公方慤

說
特牲祝饗象神之來假也。士虞不饗喪祭禮畧也。少牢不饗大夫禮變于士也。

割肉之法若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

離割也提絕也

心中

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

臑肩脚也

折九箇

箇段也

少牢

則以羊左肩七箇。植豕則以豕左肩五箇。士昏禮婦饋特豚側載聘禮記薦脯五臟。音職祭半臟橫之。公食大夫禮士羞庶羞皆有大大者鬻也。特牲饋食禮所

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尸。俎。離。肺。一。切。
肺。三。少。牢。饋。食。禮。司。馬。升。羊。司。士。升。豕。正。脊。脰。脊。橫。
脊。短。脅。正。脅。代。脅。皆。二。骨。以。並。佐。食。上。利。升。牢。心。舌。
載。于。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舌。皆。切。本。末。亦。
午。割。勿。沒。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司。士。三。人。升。魚。腊。膚。
魚。縮。載。膚。橫。載。革。順。革。順。以。膚。革。相。順。而。載。也。葉。參。
禮。有。以。多。爲。貴。故。特。牲。士。祭。尸。九。飯。少。牢。大。夫。祭。尸。
十。一。飯。有。以。少。爲。貴。故。禮。器。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
士。三。菹。一。食。卽。一。飯。也。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皆。以。

三飯而又加者也。正飯致其隆，故貴多。加飯嫌于流，故貴少。此飯禮所以不同也。賈疏一告謂之一飯。士三飯，即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飯必告飽，而告飽必侑。侑禮有拜，以致其敬。有辭以道其勤，有樂以樂其心。然特牲三飯，告飽而侑，則九飯三侑。飯寡而侑多，少牢七飯告飽而侑，則十一飯再侑。飯多而侑寡者，蓋禮殺者儀蹙，故告飽速而侑多。禮降者儀紓，故告飽遲而侑少。此侑禮所以不同也。陳祥道

受福曰嘏。嘏長也大也。天保詩降爾遐福。此福所謂長也。楚茨詩以介景福。此福所謂大也。壽爲五福之首。故以長大言之。方慤

特牲禮實黍于左袂。少牢禮受黍。皆曰詩懷之。內則世子生日。詩負之。孔疏詩者持也。以手維持則奉承之義也。李如圭

變黍言齋。因事托戒。欲其重稼。齋者農力之成功。鄭康成

少牢禮主婦入戶西面拜獻尸。注云不北面者。辟君

夫人也。大夫妻貴，辟君夫人。士妻賤，不嫌與君夫人同。賈公彥

士不賓尸，故設兩邇。大夫主婦正祭不設邇，以當日賓尸也。天子諸侯明日賓尸，故正祭亦設邇。孔穎達

案司尊彝職：四時之祭皆有彝。諸臣之所酢也。特牲壺尊在下者，士卑得與人君同。少牢大夫堂下無尊者，大夫尊辟人君，故也。賈公彥

鄉飲酬賓在階上，而特牲禮在階下者，以賓位本在下也。飲射主于燕賓，則賓在堂上。祭禮主于事尸，則

賓在堂下。

獻酢酬三者具而禮成。故獻之禮成于酬。賓主之正禮然也。此主人酬賓。所以成獻賓之禮。少牢下篇亦酬尸。以賓尸在堂。則以賓禮事之也。特牲但酬賓而已。尸則不敢酬之。以其在室。神之也。

九獻之外謂之加。明堂位曰加以璧散。璧角是也。蓋卒食後之豆謂加豆。卒獻後之爵爲加爵。士與下大夫無賓尸。故有加爵。上大夫有賓尸。故無加爵。天子諸侯有繹祭。又有加爵。禮所以隆于尊者也。參陸佃

按特牲饋食禮。堂下設尊酬賓時。主人洗解酬賓。奠于薦北。賓取解奠于薦南。至旅酬賓。取解酬長兄弟。卽此薦南之奠解也。又將行旅酬。兄弟弟子先舉解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弟子奠于薦南。長兄弟奠于薦北。至旅酬。長兄弟酬賓。所舉奠解卽上弟子舉解于其長者。則此爲薦北之奠解也。據此旅酬時。長兄弟用弟子之解。賓自用主人之解。賓弟子不與焉。至無算爵。賓弟子兄弟弟子。方各舉解于其長。是旅

酬與無算爵本兩節事而中庸朱子章句統言之蓋必兼賓弟子之舉解于其長而後逮賤之義乃備也
王罕皆

大夫賓尸尸作三獻之爵遂繼之以旅酬是尸自行其惠于廟中也士不賓尸則尸不出堂而行旅酬之禮矣故于加爵而爵止所以示致惠之意而使上下同其愛內外致其忱至既醉而止也蓋三獻以申敬故爵止而上下內外無不獻焉所以廣敬也加爵以盡歡故爵止而上下內外無不酬焉所以合歡也

以傳宗廟之重。曰受重。以承祖宗之貺。曰舉奠。祭祀之陳饌。以奠而成。嗣舉奠。則雖在子弟之列。而已付以他日祭祀之事矣。既醉詩曰。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是公尸之所以嘉告。而祝其勿替引之者也。其舉奠必在加爵爵止之後。何也。加爵則室中之禮將畢矣。若待旅酬而後舉。又無以行吾敬也。惟于爵止而舉奠。可以明前人之保佑其子孫焉。于其舉奠而洗酌。又可以明祚允之致孝其宗祖焉。其序在長兄弟加爵之後。而又在兄弟弟子舉解之先。情

深而文美也。

大夫之嗣無舉奠。辟君也。士卑故不嫌有舉奠。但天子諸侯所以有上嗣受爵之禮者。以天子諸侯繼世爲君。而卿大夫不世爵。故其嗣子不遽行舉奠者。不敢以卿大夫自居也。士之子爲士者。家有之。故其嗣子得行舉奠禮。亦卽乎人心之安焉耳。參鄭康成孔穎達說

無算爵有二義。一則終而復始。與旅酬之有爵數者不同。一則唯己所欲。與旅酬之以次相酬者不同。

利與佐食。乃有二名者。以上設俎啟會爾敦之時。以黍稷爲食。故名佐食。今進酒。酒以供養。故名利。利卽養也。賈公彥

徹庶羞不入于房而設于西序下。以擬燕故也。必知祭有燕者。楚茨詩云。鼓鐘送尸。下云。備言燕私。鄭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畱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大夫當日賓尸。則無燕禮。不賓尸與士禮同。亦當有燕。賈公彥

特牲告利成。卽云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告利成。卽

云祝入尸。謾主人降。此二者皆祝致尸意。以告主人也。所以然者。孝子事尸有尊親之義。命當由尊者出。非主人所當先發也。天子彌尊。備儀盡飾。則祝先致尸。意告主人。已乃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故鄭箋云。告尸以利成也。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差。孔穎達

據祭統不言世子餞。故先儒有王世子餞。諸侯世子不餞。辟王之說。若然則大夫無爲辟君矣。太抵大夫不世爵。故其嗣子既不敢行舉奠禮。自不敢行登餞。

禮皆嫌其以大夫自居也。天子國君繼世則其嗣子
既行舉奠禮。自當行登餽禮。故記曰其登餽受爵以
上嗣尊祖之道也。祭統以施惠言。文王世子以尊祖
言。

士冠禮。父禮子則賓攝之。燕禮。君飲臣則膳宰攝之。
特牲禮。宰贊一爵。卽冠與燕禮攝主之例也。宰攝主
而直謂之主人者。燕禮大射膳宰稱主人之例也。知
宰稱主人則父無拜子之禮明矣。吳廷華

士養以子姓兄弟。故主人親祝而上養不復親餼。少

牢之上。養以賓。故上養親。而主人不復親祝。皆相變也。

公有司賓屬門西。賓位也。私臣主屬門東。主位也。

敬

公有司私臣。爲大夫士言之也。若天子諸侯。則助祭者皆臣。何公私之有。疏引文王世子。謂天子諸侯宗廟之中。如外朝之位。同姓亦以爵序是也。謂阼階上者。皆無爵。則恐未然。戚戚兄弟。君子篤焉。胡概齒于齊民也。助祭者必選擇而後與。雖有庶人在列者。或

寡矣。西則冕服而東。皆布衣。天潢不太無色乎。蓋異姓之賓。專以爵。同姓之兄弟。亦先以爵。爵同而後以昭穆。昭穆同而後以齒。三公六卿與五等之諸侯。最在上。而大夫士以次位焉。其侯國之卿大夫。入天子之廟。則在門。東門西北面之位。歟。若然。則如外朝之位者。亦大略如之。不可盡拘以朝士之法也。

少牢饋食禮 屬吉禮

此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于廟之禮。凡將祭祀。必先擇牲。繫于牢而芻豢之。故不曰牲而曰牢。羊豕曰少牢。若牛羊豕具爲太牢。惟一牲不得名牢。

特牲少牢皆曰饋食者。祭以粢盛爲重也。凡孝子養親。口饋養昏禮。婦饋特豚以明婦順。而祭禮黍稷之設。必主婦親之。皆此意。

天子有時用特牲禮記郊祭是也。大夫有時用太牢。曲禮大夫以索牛是也。若士虞特牲皆三鼎爲士禮。

少牢五鼎爲大夫禮故孟子言前以士後以大夫前

以三鼎而後以五鼎

彙參

諸侯有君道故雖附庸之國亦五廟遠乎王而其尊
得仲公卿大夫皆臣道故雖天子之相亦三廟近乎
王而其尊不得不屈

彙參

牛爲太牢羊豕爲少牢豕亦有牢稱公劉詩執豕于
牢士祭用特牲一豕而已大夫加隆故用少牢

參賈

公彥

春秋傳昭元年趙孟將蒸于濫則大夫亦有時祭矣

四時之祭有牲有祿。茲特見其牲者耳。哀十六年。衛孔悝出奔宋。使貳車反祔于西圃。則大夫有廟主矣。此經不言主者。亦以禘祭無迎主之事故也。筮必旬有一日者。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周官太宰職。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賈疏。前期十日。卽是祭前十一日。天子祭禮。日與尸皆用卜也。以某妃配某氏。所謂同几精氣合也。陰統于陽。故但祭其祖而妣已兼之矣。特牲士禮。無十日前筮日之官戒。故得與人君同三。

日筮尸。容宿尸。宿賓視牲。視濯也。少牢大夫禮則前一日筮尸。不嫌太促者。以筮尸之後惟宿尸而已。不親宿賓。不視牲。視濯也。不親宿賓者。大夫賓卑。故但遣官宿之。不視牲者。并視殺爲一事。不視濯者。并視濯視爨爲一事。禮下于君。而諸事位置得宜。不嫌其促也。

特牲視牲與視殺別日。士卑不嫌與人君同。少牢不言視牲。直言剗擊告備乃退者。此大夫禮。視牲告充。卽剗擊殺之。下人君故同日也。祭義云。君牽牲。穆答。

君卿大夫序從。既入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諸侯殺牲于門內，大夫與特牲，士皆殺于門外者，辟人君也。

周官司馬奉馬牲，司士奉犬牲，而少牢禮云司馬割羊，司士擊豕，豈其兼職歟？抑天官注謂司空奉豕，其不然歟。吳廷華

特牲禮殺執事人寡，以預爲敬，視牲視濯，先日爲之。少牢禮盛執事者多，以敏爲敬，殺牲擬器皆當日爲之。郝敬

鄉飲酒禮。牲體進腩。食生人也。少也。禮牲體進下。食鬼神也。賈公彥

凡載魚。鬼神進腩。尚氣也。生人進鱠。尚味也。天子諸侯。繹祭。乾魚進首。濡魚進尾。賓尸加膳祭。賈公彥

大夫祭有饋。食無朝事。而用朝事之豆籩。是豐之也。然僅用其二而已。則下于君不亦遠乎。

士虞。特牲皆有太羹。清少牢無之。不賓尸者亦然。豈其辟尊者之禮歟。

薦豆用木豆。加豆用瓦豆。

特牲禮尸親嘏主人。少牢禮使祝嘏者。大夫尸尊。特牲無嘏。文不具也。李如圭

嘏禮詳于特牲者。大夫尊尚多儀也。數禮公

少牢禮宰夫以邊受。大夫之禮。特牲祝以邊受。士禮也。賈公彥

特牲尸親嘏主人。注云其辭則少牢有焉。是士與大夫嘏辭相同。但士尸親嘏。不命工祝。則首句皇尸命工祝。須易耳。天子諸侯嘏辭。惟天保詩有曰。君曰卜爾萬壽無疆。而楚茨詩工祝致告云云。是天子嘏辭。

也。朱子以爲公卿之嘏辭。然末章云小大稽首。禮大
夫之臣不稽首。公卿安得有小大稽首之事。則當從
孔疏以爲天子之嘏辭歟。

特牲禮有祝辭無嘏辭。祝曰養有以也。見典惠逮下
之意。以士之餞者。嗣子及長兄弟親者也。親主于愛。
少牢禮有嘏辭無祝辭。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
建家室。則歸福于主人之意。以大夫之餞者。佐食及
賓疏者也。疏主于敬故也。

詩禮相爲表裏。賓筵行葦。可以見大射儀。楚茨可以

見少牢饋食禮

王應麟

儀禮書後

少牢饋食禮

九

有司徹屬吉禮

有司助祭諸執事也。徹謂祭畢徹俎以賓尸于堂也。上篇卒食三獻而蕤改饌西北隅。此徹之節也。徹而賓尸。蓋以紓其象神之勞。又據特牲禮卒食三獻後。尚有獻賓衆及旅酬無算爵諸節。上篇曾未之及。俱于此篇賓尸不賓尸詳之。故劉向以此爲少牢禮之下篇。吳廷華

按注以此爲祊繹。據詩及爾雅。祊是祭前求神之禮。繹是明日又祭之禮。皆別用牲。賓尸又祭之餘節耳。

此篇有賓而無祭。又牲卽尸食之餘。尚可謂之釋乎。又有司徹三字。不足榘一篇大義。是當依劉氏作少牢下篇。今姑仍其舊而存。是說以正之。吳廷華

上篇正祭以神道事尸于室。故用祝與佐食。皆室事也。此篇賓尸以賓禮接尸于堂。故不用祝與佐食。而另立侑以輔尸。皆堂事也。卽于祭日攝酒爇俎而行之。與天子諸侯明日釋祭者不同。

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士曰寘尸。與祭同口。參鄭康成何休說

少牢下篇。以賓尸爲正禮。不賓尸乃禮之殺者。故另起言若不賓尸。如士冠禮言若不醴則醮用酒。若殺則特豚。士昏禮記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一例。敖氏以爲古今文質異宜。或亦五方風俗異尚是也。又時祭有四。或三時賓尸而一時不賓尸。或秋冬賓尸而春夏不賓尸。亦惟人酌而行之耳。以尸爲賓。又立侑以輔尸。猶鄉飲有賓必有介也。尸席戶西南面。侑席西序東面。猶鄉飲之賓席牖前南面。介席西階上東面也。侑取異姓。乃可以居西序東

鄉之位。

尸者神之所憑。憑之則神。離之則人也。賓尸者處乎神與人之間。始猶疑乎神之。終則全乎人之者也。士之尸未出廟。則疑乎神未離之。故尸不與于旅。酬尸尊也。大夫賓尸。尸出廟而復入。則疑乎神既離之。故尸亦與乎旅。酬尸卑也。

正祭。主人不迎尸。以伸尸之尊。賓尸則迎之。以尸同賓客也。賈公彥

大夫當日賓尸。釡俎而不更殺。所以殺于繹。且日力。

不給也。其他豆、籩則皆新之。故用昌菹、蕘醢。別于韭菹、醢醢、葵菹、蕘醢。見不仍正祭之舊也。

侑與主婦之正俎。皆司馬設之者。侑不可並于尸。主婦不可並于主人。不敢以煩賓長也。

鄉飲射禮。主人與賓介之席。同時設之。有司徹則主人席受尸酢。乃設者。亦是尊尸之意。吉禮與賓禮異者也。

尸升筵在設俎之後。侑則不待設俎而升筵。侑之禮較尸爲質。尊卑之異也。侑升筵在主婦入之後。主人

則不待主婦入而升筵。主人之禮又較侑爲彌質。賓主之異也。

國卿之尊。于私人之畏。乃降洗以獻之。而答其拜。所謂治家者不敢忽于臣妾也。故先王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賓尸三鼎。羊爲上鼎。主人初獻羞之。豕爲中鼎。主婦亞獻羞之。魚爲下鼎。故賓三獻之節羞之也。

衆賓兄弟飲于上。私人飲于下。酬無不逮者。神惠均也。位有上下者。名分殊也。

內外之事。悉主人統之。而在內之事。必以主婦分主之。故獻內賓宗婦之禮。雖自主人。而旅酬于房中。則以主婦亦相配相助之義也。

旅酬後。兄弟之後。生舉解于其長者。以下行無算爵。時賓長有主人酬賓之奠。解可行。長兄弟無奠。解可行。故也。尸既與于堂上之旅酬。而賓長復加獻。賓一人又舉爵于尸者。以尸得與于堂上之旅酬。不得與于堂下之無算爵。故于未行無算爵以前。爲尸倍致。其殷勤也。旅酬時。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遂

酬衆賓。兄弟至于私人。酬無不辯。然堂上堂下。東西各自爲酬。不交不錯。是爲正酬。乃直行至爵。行無算。乃有交酬。有錯酬。交酬者。長賓與長兄弟。次賓與次兄弟。衆賓與衆兄弟。東西往來。所謂交也。至錯酬。則隨其量之能飲。與情之風好而相酬。如注云。惟已所欲。更無次第之數者。殆于不醉無歸矣。故云交錯。賓尸之禮。分三節。主人獻尸。主人獻侑尸。酢主人。二節也。主婦獻尸。主婦獻侑尸。酢主婦。二節也。賓長三獻尸。爵止。尸作止。爲賓長致爵于主人。尸酢賓。三節。

也。

正祭在室。主于嚴敬。賓尸在堂。序以懽欣。若不賓尸。則尸未出室。猶全乎神。仍于室中行事。而主人主婦。與尸祝佐食。賓及兄弟私人。獻酬交錯。禮儀卒度。于和樂之中。多嚴敬之意。大抵與特牲後半相類。惟無嗣子舉奠。以辟國君耳。

旅酬與無算爵。分言之爲二節。合言之總一旅酬也。賓筵詩云。舉酬逸逸。言旅酬而自該無算爵也。中庸云。旅酬下爲上。朱子章句義略同。蓋由獻而有酬。由

酬而有旅。由旅之爵有算。以至于爵之無算。若不行
旅。酬無由驟行。無算爵也。

儀禮精義補編

士冠禮

紵布冠缺項。本謂冠後有缺未合。約之以組。鄭謂缺。讀如詩有頰者弁之頰。圍髮際也。又白屨以魁柎之。魁屨頭也。柎與跗同。足底也。卽今之鞞樣。反頭爲底是也。鄭解魁作蜃。柎作注。謂以蜃蛤附屨使白也。註之失鑿。率多類此。郝敬

冠記云。屨夏用葛。冬皮屨。是冠無常月明矣。故不筮月。盛庸三

士昏禮

鄉飲酒主人當楣。再鄉飲酒聘禮皆云賓當楣。獨昏禮賓當阿。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也。賈公彥

肱骨三。肩臂肱也。股骨三。肱胫股也。脊骨三。正脊。脰脊橫脊也。脅骨三。代脅長脅短脅也。正脅之前則脰也。肱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肱與左右股之肱胫股而爲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脅骨六而爲九。二殼正祭不薦于神尸主人之俎。兩髀不升于主人主婦之俎。脰不升于吉祭之俎。則祭之所用者去。

髀臄而二十有一。去二爨而爲十九矣。國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胙。王公立，飴有房胙。親戚燕飲，有殺胙。則全胙，豚解也。房胙，體解也。殺胙，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鬻，去蹄兩腠脊。旣夕，鼎實羊左胖，亦如之。然則四鬻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拍一脊而爲七。此所謂豚解也。若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禮。運曰：腥其俎，熟其殺，體其犬豕牛羊，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熟其殺，謂解之爛之爲二十一體是也。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

也。陳祥道

士相見禮

玉藻云。士于大夫曰外私。猶他國之人曰外臣也。又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蓋公家之士謂之公上。故臣于大夫者爲私人也。盛庸三

用贄。是以卑見尊法。不敵用贄。所以自卑而尊人也。所以行禮也。豈尋常問遺比哉。受之而不答者。唯君子其臣耳。下此則終辭之。或使人還之。敵則已復見而還之。皆不受也。不受也者。不敢也。他國之君且然。

而况人臣乎。

盛庸三

按士大夫始見君之禮其詳不可聞矣。以聘禮賓。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及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參之。則士大夫奠贄處當在門東。拜亦北面也。是時君位蓋在堂上。答壹拜者。遙答之也。曲禮曰。大夫見于國。國君拜其辱。熊氏謂以初爲大夫敬之。殆爲是歟。鄭註。臣初見于君。再拜奠贄。而出。謂拜畢卽出。無升堂入贄之事也。聘禮賓再拜奠幣。後擯者辭賓復入。升授幣。知此無其事者。彼以外

臣行客禮。故與此異也。覲禮亦有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之文。同爲君臣禮。而此又異者。辟天子也。此雖無升堂入贊之事。而于臣既出之後。君或留之。燕則有矣。賈疏云。臣始仕見于君。法禮畢奠贊而出。君亦當使人留之。燕是也。蓋自士相見禮。賓反見而燕推之也。又始見于君執贊。兼大夫士庶人言。此奠贊之儀。獨言士大夫者。以君于庶人則不答拜也。庶人執鶩。見大宗伯文。教氏謂庶人不用贊。誤矣。禮疏

三

鄉飲酒禮

主人。鄉大夫也。賓。處士也。主人戒賓。當如先生異爵者。請見禮。不敢拜迎。而此乃云拜辱者。當賓與大典。主人好善忘勢。而賓亦以道自重。故以處士而儼然。與大夫抗禮。不爲驕也。盛庸三

鄉飲所奏。與虞書異者三。堂上有瑟。無琴。一也。磬以石爲之。又在堂下。二也。堂下之樂。無管。鼗。諸器。而以笙爲主。三也。之三者。或因虞周異制。或因天子宗廟與大夫士相飲。隆殺不同。至其上下迭奏之法。則古

今一轍家國同揆也。

盛庸三

俎禮之盛也。少儀云。有折俎不坐。當俎而坐。是輕之也。故賓以俎辭。主人請徹俎。賓許。郝敬

獻酬有節。歌笙間合。皆三終。燕樂無算。不拘于三也。且爵行則奏樂。爵止則樂闋。故爵無算而樂亦無算。參郝敬數繼公說

按周禮司几筵設席之法。天子三重。諸侯二重。此鄉飲禮云。公三重。大夫再重。敖氏嫌其僭禮。不知天子以至于大夫尊卑之辨。在五席之名物不全繫于席。

之重數也。五席者，次纁莞蒲熊也。天子之三重，莞也。纁也。次也。諸侯之再重，祭祀則蒲也。莞也。酢則莞也。纁也。不聞用次。卿大夫以下，則惟蒲筵緇布純而已。加席以莞，不聞用纁。此則其差等也。若夫席之重數，寧有常乎。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此亦大概言之耳。周禮疏云：五重者，據天子大禘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重。諸侯三重。上公當四重，亦謂大禘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禘與時祭同。卿大夫以下，特牲少牢，惟見一重耳。

若爲賓饗則加重數。非常法。故不與祭祀同也。又諸侯相饗則三重。郊特牲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是也。燕他國之臣則一重。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是也。公食大夫禮。蒲筵。緇布。純加莞。鄭本作荏席。而燕禮筵賓于戶西。無加席。臣以君屈也。摠之。席之重數。隨時變易。義各有主。固不可執一而論也。卽如此篇。主人鄉大夫也。然以賓故。不敢有加席。亦是降尊以就卑之義。士一重。大夫再重。禮之正也。大國之孤。又尊于大夫。故爲設三重。以異

之。猶諸侯三重而上公四重也。然因其辭而卽去之。則亦再重而已。豈可議其僭乎。盛庸三

按朝服以朝。元端以夕。是朝服尊于元端也。飲酒朝服則息司正當服元端。隆殺之宜也。朝服之衣與元端同而裳則異。朝服素鞞。裳與鞞同色。元端之裳有三。或元或黃或雜。唯所有而用之。此其異也。盛庸三

按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則興賢之典。先生與有勞焉。乃正行禮之時。不以告者。酒清肴乾。賓主百拜。非強有力者弗能勝。故不敢煩長者也。至息司正則禮

已輕矣。又不敢請而但使人告之。蓋不敢必其來也。
古之鄉大夫待先生之忠且敬如此。盛庸三

冠禮筮日筮賓。若不先期告戒。恐其至期。或以他故不至。則不能成禮。故須戒而又宿。鄉飲酒之禮。則三年一行。必于正月。煌煌大典。誰不聞之。況幼學壯行。士之素志。寧有以他故而不至者。無事數數而戒宿也。蓋冠一家之私禮。而鄉飲一國之公禮。此其所以異也。盛庸三

鄉射禮

司射專主射事。如請射作射之類。皆司射主之。司馬兼總射政。如命負侯命去侯之類。皆司馬命之。司馬者。衆目所觀仰而號令所從出也。故凡自堂降階適堂西者。不從階下。經過堂西。必向南而行。由司馬之南。復自北面以適堂西。非特以示威儀。乃所以見聽命司馬之意。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註云。尊者宜逸也。楊氏

按算獲之法。合三耦及衆射者而統計之。分左右不分各耦。下文飲不勝者亦然。其間誠有不中而隱庇。

多中而蒙罰者。此正聖人深意所在。不可不知。蓋古者射以觀德。賢不肖分焉。爭心所易起也。若每耦自分勝負。則相形之下。難乎其爲不勝者矣。惟如是。則其不勝。非一人之咎。而其勝也。亦非一人之長。是不能者知恥而勝者亦無所容其矜焉。所以潛消其爭鬪之萌。而養其寬厚和平之德也。鄉射但以習禮樂。非以別賢否故耳。若夫天子試士于射宮。中多者得與于祭。中少者不得與于祭。其法必與此異。而今不可考矣。郝氏之言。殆未達斯意歟。

盛庸三

射武事也。故請射則袒樂文事也。故請樂則襲。盛席

三
按公士鄉人之爲命士者。明非主人之屬也。大夫雖入于一人舉解之後。而。其。有。無。來。否。主。人。必。預。知。之。其。用。公。士。處。士。蓋。自。戒。賓。時。已。定。非。俟。大。夫。至。而。後。易。之。也。此。與。鄉。飲。酒。禮。異。者。彼。所。以。賓。賢。不。可。以。大。夫。故。易。也。盛席三

燕禮

按燕禮二簋皆在堂下一盛諸臣飲器一盛君飲器。

而無堂上篚者。堂上之篚所以盛爵。燕禮輕獻不用爵。故也。盛庸三

大射之禮重于燕。燕禮之賓卑于大射。故大射先設公席。後設賓席。賓猶得與公序也。燕設公席在告具之後。則不與賓序矣。君益尊而賓益卑。此其所以異歟。盛庸三

王燕飲使膳夫主獻。公燕飲使宰夫主獻。皆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左傳昭二十七年。齊景公飲魯昭公酒。使宰獻。卑之比于大夫也。故魯昭公去之。盛庸三

按孤一人而曰諸公者。以別于其君之稱公也。諸衆也。若曰猶是衆臣云爾。周禮典命職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註云。視小國之君者。列于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惟其禮如子男。故亦得稱公。惟其列于卿大夫之位。故加諸以別之。亦有言公而不加諸者。鄉飲酒禮云。公三重是也。以其在鄉里言之也。天子之上公。亦有稱諸公者。曲禮曰。諸公東面。是也。以其在王朝言之也。正名之義。各有攸當也。

庸三

燕禮歌笙間合四節。與鄉飲酒禮同。鄉飲酒禮則四節相繼而作。燕禮于工歌三終之後。公爲大夫舉旅。旣舉旅之後。乃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而後樂備。蓋燕尚飲酒。故于工歌之後。笙入之前。有旅酬之禮。楊氏

按觴以小爲貴。故獻用爵。其他用解。鄉飲酒禮是也。燕禮輕。故獻用觚。觚大于爵也。大夫以上旣用觚。則獻士用解。禮亦宜之。蓋庸三

按燕禮行于朝退之後。而賓主獻酢之節又繁。不繼

以火。則不能盡歡。故詩與禮皆有夜飲之事。若君飲于臣家。則不可。左傳載齊敬仲飲桓公酒。而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是也。盛唐三

大射儀

按射義云。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又云。諸侯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卽此大射儀也。蓋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卽有虞氏侯以明之之遺法。貢士之取舍。諸侯之黜陟。皆繫焉。故諸侯與其臣相與盡志于此。以求安譽而免流亡也。將祭而擇士習之。

于澤。試之于射宮。惟天子之制則然。篇內無擇土意。故此篇是諸侯之射。而云大射者。別于鄉射也。鄉大夫與其民習射于鄉學。謂之鄉射。諸侯與其臣習射于太學。謂之大射。其與賓射燕射異者。彼因賓燕而射。主于序歡情也。此爲射而燕。主于習禮樂也。盛肅

三
司裘職言大射。共熊侯豹侯。是畿內諸侯法。大射儀設大侯參侯干侯。則畿外諸侯也。畿內諸侯如祭伯。凡伯之類。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設

三侯者以遠尊得伸也。君射熊侯謂之大者。別于臣所射也。參侯卿大夫所射。參讀如字。以其參用豹侯麋侯之制而名之也。不敢純用豹者。辟天子也。亦不純用麋者。以是諸侯之卿大夫所射。又當下天子之卿大夫也。于侯士所射。于當讀豨。胡犬也。此雖設三侯。而上不及虎。下不取豹。以參易麋而益以士之豨侯。所以別嫌明微者至矣。諸侯之卿大夫自與其臣習射。當設參侯豨侯。下其君一等也。盛庸三

燕禮輕。故不以樂納賓。惟與四方之賓。燕則奏之大

射禮重。故雖以己之臣子爲賓。而納之必以樂。豈問其有王事之勞與否哉。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然以禮斷之。則肆夏必非頌之族類也。頌非諸侯所敢用也。且天子與諸侯奏法亦別。天子宗廟之中。尸出入以鐘鼓奏之。詩云。鼓鐘送尸是也。周禮謂之金奏。此大射及燕禮。但云奏肆夏。不聞以金。蓋卽賓出鼓陔之意。明與天子異矣。傳言。言侯金奏肆夏之三。是僭天子也。記言。趙文子奏肆夏。是僭諸侯也。又按杜子春云。四方賓來。奏納夏。然則天子納賓不奏肆夏矣。

宰胥膳宰之吏也。周禮序官膳宰下云。胥十有二人。是也。燕禮膳宰薦賓。胥薦主人。今薦賓乃使胥者。主于射略于燕也。盛庸三

周禮云以四耦射二侯。內諸侯之賓射也。儀禮云以三耦射三侯。外諸侯之大射也。其賓射亦當用四耦。春秋襄二十九年傳云。范獻子來聘。公饗之。射者三耦。蓋與他國之臣射故爾。又周禮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諸侯大射。不使司馬比耦而

儀禮精義

補編

大射儀

七

使司射者下于天子也。

盛庸三

大射儀篇內如中三侯皆獲。及不以樂志之類。皆所以優至尊而辟不敏也。必如此者。以人主不可有與臣下爭勝之心。一有是心。勝則矜。不勝則忤。其爲患匪淺鮮。故設此法以寬之。使知爲人君之道。不必規規見長于一藝之間。而亦不因是形其短。此制禮者之深意也。至于授弓矢贊決拾諸儀。官具物備。亦貴貴之義。應爾。

盛庸三

公入鷲。註謂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也。周禮鐘師掌

以鐘鼓奏九夏。其卒曰鶩夏。未詳何用。杜子春以爲公出入奏之。蓋據此言也。然此惟見公入而出則無文。又言鶩而不言夏。則杜說亦未可盡信。大抵公入奏鶩。猶賓出之奏陔。其所歌之詩。與奏之之節。必與天子之樂有別。而今皆不可考矣。盛庸三

聘禮

周禮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舉大國大聘言儀。禮聘禮云五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舉次國大聘言互相備也。而凡諸侯之小聘可推矣。葉

祭

暮夕于君。而君臣皆朝服。重其事也。常時夕。元端。盛庸三

聘禮云。管人。以爲掌次舍之屬。定中詩作倌人。以爲主駕。隨文生義也。盛庸三

束帛所以藉璧與琮者也。于享夫人之帛。言元纁。則享君者素也。受玉時。并束帛言之者。取其相配。且以別于圭璋之無藉也。盛庸三

幣。束帛也。言會諸其幣者。以其初授幣。授玉異日。未

嘗會也。必會之者。見其用之之法也。盛庸三

徒有食而無他饌。謂之殮。傳曰。盤殮。寘璧是也。徒食食亦曰殮。玉藻曰。不食肉而殮是也。二者所指雖殊。義則同耳。此禮用太牢。其上有簋。簋豆。銅之屬。乃云殮者。主人之謙詞。所以甚言其菲薄也。故禮亦因以爲名云。敖繼公

按米禾薪芻。賓共百二十車。上介半之。衆介則無。通車百八十乘而已。蓋卿行旅從。非是則不足以供之也。國之經費。賓祭最鉅。皆所以弭災而福民。有不可

以儉嗇將之者。且大聘十二年一行。而遇國有凶荒。札喪之變。則又有殺禮之義。見于周禮掌客制禮者。亦豈漫無樽節于其間哉。盛庸三

天子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曰存曰類曰省而已。無所謂聘也。天王下聘。東遷以後之失禮也。故春秋書之。以示譏。穀梁傳云。聘諸侯非正也是也。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鄭註指諸侯聘天子之禮言。非天子聘諸侯也。盛庸三

襲而執圭者。惟賓與主人行禮者二人耳。故上介不

襲而執之。必言之者。嫌與聘時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同也。敖繼公

執圭必襲者。以質爲敬也。記云襲裘不入公門。今在君所行聘而襲者。所敬不主于君也。盛庸三

篋裘之褻衣。論語與玉藻異。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此說得之。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賈疏又謂在國君臣同素衣。聘時注君素。臣用絞。皆曲說也。盛庸三

按送賓用上擯。孔子爲下大夫。而得爲上擯者。君使

攝也。盛庸三

按君饗餼禮與聘享同日。夫人歸禮與拜賜問卿同日。一日之內。禮節繁多。俟賓卽館。容有至暮者。于是言夕。見其不以暮廢事。急禮賓也。敖云不敢與君同日時。郝云夕夫人禮從陰也。皆鑿。盛庸三

按夫人所歸之禮。減于君多矣。而賓之所以償之者。乘馬束錦。與受君禮同。亦輕財重禮之義。盛庸三
既以圭璋還之。而又加以束紉焉。厚往而薄來也。聘之禮重于享。而報聘之物。乃輕于報享者。其輕財

而重禮之義乎。盛庸三

臣出聘。則君親命之于朝而後行。故其將反也。亦請
主國君命之。蓋以臣禮自居也。盛庸三

訝有待事于客者。有迎賓于館者。皆以降于賓一等
者爲之。天子二訝俱有。諸侯無掌訝。卽以大夫士迎
賓于館者兼之。盛庸三

授如爭言。授玉時容色。論語云勃如戰色是也。承下
如送。謂旣授。則以手承公手之下而未卽退。防玉之
失隊也。如送者。如送客然。言其未卽退之意也。系教

左傳云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若使所將之貨踰于常數。則失輕財重禮之義。故云多貨則傷于德。又禮以忠信爲本。故幣亦以少文爲貴。享用帛。賓上介覲用錦。士介玉錦。是其差矣。若過爲華靡。則外飾勝而忠信薄。故云幣美則沒禮。

盛庸三

公食大夫禮

燕再辭而許。食必三辭。燕禮告具而後卽位。食禮卽位乃具。食重于燕也。

參燕禮公盛庸三說

鄉飲酒。鄉射戒賓。遂從之。而云拜辱拜送者。以其主人先反。不相隨也。覲禮。使者勞賓于門外。侯氏再拜。遂從之。使者既不先反。猶拜送者。尊天子使故也。惟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賓。不拜送。遂從之。賈公彥

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廟。燕則在寢。賈公彥

設膳曰膳。猶置尊曰尊。布筵曰筵也。盛庸三

按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又按左傳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

若然。臣于君乃稽首。平敵相施。當頓首。今大夫相食。是敵體而稽首者。以食禮相尊敬。雖敵亦稽首。與臣拜君同故也。賈公彥

覲禮

帷宮無堂可升。升者壇也。左氏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註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是也。又宣十八年。子家壇帷。復命于介。謂之壇帷。是壇亦帷其旁。非特爲帷宮而已。楊氏

凡旌旗之屬。皆有弧以張縵上。又畫枉矢。考工記。斲

人云。弧旌枉矢。以象弧是也。龍旂。弧韜。載之于車。以爲飾也。龍旂。象文德也。弧弓也。載弧。不忘武備也。士龍旂。則張之。弧。則韜之。以韜。是矢。其文德雖有武備。而不用也。一車飾也。而先王之寓意深矣。盛庸三

特牲饋食禮

士祭祖禰。言祖而不及禰者。祭二廟。同日舉其尊者。言也。筮日。筮尸。皆云尚饗者。緣孝子孝孫之心。以神歆其祀爲吉也。言某事者。謂如春曰祠。事。秋曰嘗。事之類是也。不言以某妃配者。變于大夫之筮辭也。若

其祝辭則亦當言之。

參盛庸三教繼公說

畢狀如父。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宗人執畢。所以指
教其錯鼎之處也。大射儀云。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
則畢但主于指教設器者明矣。參鄭康成盛庸三說
所謂心舌之俎也。郊特牲曰。所之爲言敬也。言主人
之所以敬尸之俎。鄭康成

少牢饋食禮

王制云。大夫三廟。數太祖而不及皇考。祭法云。大夫
立三廟。數皇考而不及太祖。鄭以爲殷周異制。今按

天子之祭。得及其太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而大夫以下不得干焉。且大夫止有三廟。太祖居其一。而曾祖之親。反不得春秋祭祀。于人情不安。則大夫廟制。當以祭法爲正。少牢禮祝辭。惟云薦歲事于皇祖者。蓋舉中以該上下之例。其實祭曾祖與禰亦猶是耳。盛庸三

凡祭祀。卜日不卜辰。故郊卜辛。社卜甲。宗廟卜丁也。若卜辰。則此旬之辰。後旬或有不備矣。又按內事用柔日。乙丁己辛癸皆可用。少牢禮惟言丁己者。舉二

日以例其餘耳。參劉敞禮疏三說。

太羹謂之泰羹。瓦尊謂之泰尊。龜筮謂之泰龜泰筮。以其有所尊故也。日有光而不能明。假日月而後明。事有吉凶而不能知。假蓍龜而後知。故曰假而龜筮也。有常者美其平日之德。而冀今之亦有以告我也。
參馬融孟盛庸三說

官戒者。以占日從之言。徧告諸官。使之各共其事也。蓋占者使人告之。不使宰者辟君也。周禮太宰職云。前期十日。帥百官而卜日。遂戒士。喪禮卜日吉。使人

告于衆賓。士無臣故也。大夫尊。助祭者皆其臣也。故

不曰告于衆賓而曰官戒。盛庸三

雍爨以烹牲。廩爨以熟黍稷。張氏

按被髮通。詩云被之僮僮。被之祈祈是也。莊子禿而施髮。卽此被字。錫布之滑易者。漢樂府云曳阿錫。註云細布。言其布滑易如錫也。以細布爲衣而侈其袂。卽祿衣也。祿衣與宵衣俱以布爲之。所異者在袂之大小耳。大夫妻從夫助君祭。服展衣。此自祭于家。故服祿衣。服祿衣者首服。次卽被也。盛庸三

尸恒坐有事則起主人恒立有事則坐此言主人左
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者明尸與主人爲禮也讀禮
器曰周坐尸曲禮曰坐如尸可見鄭康成
佐食養反尊于賓長者以其勞于室事故報禮特重
焉祝不養者接神職尊不敢使之養也敖繼公

有司徹

異味曰羞羞從酬賤味也房中之羞婦工所脩糗餌
之類庶羞雍人所脩醢醢之類郝敬
按無算爵之異于旅酬者三旅酬依尊卑之次自尸

下主而侑而賓。以至于兄弟私人。秩然不相紊。無算爵則賓黨與主黨交錯其酬。不俟賓黨酬畢而後及于主黨一也。無算爵惟行于堂下。在堂上者皆不與。二也。旅酬單行一解。無算爵二解。並行三也。此皆禮之以漸而殺者。又按特牲旅酬之時。堂上亦不與而賓與兄弟。卽得交錯其酬。皆與大夫禮異。至其旅酬者。再乃行。無算爵則大夫士祭禮之所同也。盛庸三